

《秋水轩尺牋》清 许葭村

一、与王沧亭

弟向获缔交于季方，因得闻元方之贤，思一见为快。昨于会城邂逅遇之，觉大兄之才华器宇，更有胜于所闻者。正恨相见之晚，不期越宿分袂，又恨相违之速矣。

别后初四日抵津门，初十日诣平舒，月未一圆，地经两易。风尘仆仆，无非芸人之田，自怜亦堪自笑。

比值同人归里，馆中惟我独居；加以清磬红鱼，直是修行古刹。而西风黄叶，洄溯时殷，双鲤之颁，定不我弃。尊体复元否？嫁务纷劳，诸宜珍摄。因风寄意，不尽所怀。

二、与陈凝之

别后驹光如驶，鱼雁鲜通。三晋云山，徒劳瞻企。孟冬既望，从沈孟养处寄奉手书，不啻五年前风雨对床之快。第以吾兄之才之品，早拟颖脱遂囊，何尚郁郁居此？芙蓉出匣，会当有时，祈耐心处之。

弟自壬子夏五，由辽西而至析津。今春赋闲四月。旋以旧友沈聿新招赴平舒，相助为理。频年浪迹，到处因人，正不知上林多少树，何缘独借一枝耳。

三、与赵南湖

久不见碧梧翠竹之姿，每于月白风清，辄深神往。且以足下久不入直为疑。近得阮昔侯札，知驾游山左，种莲楚丘者已非一日。清萍结绿，到处争售，所固然也。

令弟才华意气，满谓嵇山独鹤，足以振采鸡群；何期牙琴一摧，墓草已宿，令人感慨系之！

弟初客辽西，旋游津淀。今春复有平舒之役。年年压线，依旧帮佣，良由村女蛾眉，难为时赏耳。

四、贺梅岭佣寿

小春十日，为足下悬弧令旦。回忆去年，歌徵《金缕》，酒泛红螺，诸同人济济盈盈，如集蓬壶仙侣。今以关山远隔，未克趋陪，惟有遥颂九如，临风拜手耳。

五、与陈天度

粉乡硕望，久切心仪。顷自永郡寄诵诲言，快同亲炙。承示弃书读律，窃以吾丈机云才藻，燕许文章，鲲化鹏游，得时则驾，何遽无心青紫，转作抱牍依人计耶？

湄浪迹六年，自惭弩下，不能作昂昂千里之驹。屈指辛亥之冬，就食辽西，去夏至津门，今春晋省，阅四月始就平舒。数年来馆不过副席，俸不过百金，内

而顾家，外而应世，探我行囊，惟有清风明月耳。

读所寄舅氏书，责以捐职之命，迟迟未报，咎何能辞。念自家道中落，承舅氏逾格矜怜，蛇雀有知，岂敢忘德？所以迟之又久者，限于力非盲于心也。一秩清衔，矢报有日，尚祈吾丈婉曲言之，俾不至开罪尊亲。幸甚！

六、复朱鹤汀

手书遥贲，知足下适患河鱼之疾，造化小儿，何不仁乃尔！近日定占勿药矣。弟贫也非病。客自家乡来者，道波臣为虐，年谷不登。旅人无以自存，又重以内顾之忧，如何！如何！

足下作归省计否？新凉入序，寄语加餐。

七、求南皮县倪写字

人日拇战累北，而阁下得心应手，洒脱不凡，始知仙吏自有真也。

别后时作碧天云树之想，奈以作嫁故，不获趋瞻琴鹤，重整酒兵，怅结何似！法书联幅，便望掷下。弟虽赠乏笼鹅，而大君子一诺千金，当不吝《黄庭》一卷也。

八、唁陈名山丧母

西风落叶，正念故人。忽素简远来，惊知伯母大人仙逝，殊深感悼！

吾兄孝思纯笃，必以乍违色养，为百身莫赎之愆。然伯母音容虽邈，懿范犹存；况乎生尽其欢，没尽其礼，于子职无少缺憾，亦可稍释皋鱼之痛矣。

弟以关河修阻，未获亲奉刍香，薄具楮仪，聊申奠醊，不足当徐生一束也。

九峰综理元城幕务，十年淬砺，颖脱一朝，以兄至戚投之，谅无不允。如弟碌碌，恐难恃为声援耳。

九、与黄封三

一番风信，几度花飞，瞥眼春光，增人离索。老表兄遨游塞外，得令郎随侍莲帷，晨昏分筹笔之劳，诗礼习趋庭之训；而贤乔梓应时介福，尤无事逼人赘颂也。

弟因人成事，局促如辕下驹。刻思绝鞞而驰，又无可为昂首长鸣之地。兄固弟之伯乐也，苟不以驽劣而策之前焉，则千里康庄，腾骧有自矣。鞭长可及，望之望之！

十、托杨樾庵谋馆

春鸿绝影，芳讯稀通。顷晤香度，始知塞上青油，已安徐塌。前以一饼金函致省寓，度在文旆启行之后，祈急取之毋失。此间瓜代有期，行将解馆，恃足下高居首要，一推一挽，不复属望他人矣。

十一、复陈樾亭并告丧子

兄馆永宁时，正弟溷迹津门，一通鱼素。此后驾游山左，我滞云中，驿使难逢

，陇梅莫寄。昨手书远及，乃知焦桐逸响，到处赏音。盖素所挟持者，原自加人一等也。未知年来囊篋如何，三径其就荒矣，得毋听子规而情动乎？

弟自甲午夏杪，移砚会川，以积累故，迄未少有储蓄。近得家言，知小儿夭殇，天涯隻影，似续萦怀。回忆出门时之呱呱在抱者，其何能以太上忘之！重九后，本拟束装归里，因居停维繫甚坚，勉待岁阑，再定行止。或明春接着北上，免作苦行头陀，未卜苍苍者，其见许否耶？

十二、与王沧亭

癸秋获亲芝宇，适有平舒之行，匆匆赋别。旋投尺素于清丰幕次，得陈炜光札，乃知抱恙南返，心窃系之。

顷晤徐君养安，道文旆由邗江而之山左。平山风月，与齐甸莺花，自必尽收吟篋。而出干将于吴匣，售太璞于荆山，尤可为兄操券也。

弟去国八年，萍踪远托，白云亲舍，魂梦为劳。祇以鸡肋糜人，遽难割弃。惟有日诵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之句已耳。

十三、复左宇眉

闰春邂逅之遭，出诸望外。“乍见翻疑梦，相悲各问年。”此情殆有似之！时以馆事相催，不获畅叙为恨。首夏复偕居停晋省，而兄已发潞河之棹。重午归来，展诵手翰，意气勤勤恳恳；而述当前之境遇，溯畴昔之余欢，益令人感怀无已。

吾兄多文积学，久拟为木天粉署中人，牛后之依，固不如鸡口之为得也。若论近时馆况，比比皆然，一片青毡，可久则久，惟足下审时而善处之。

弟奔走有年矣！家慈垂暮，日切倚闾。乃以季子囊空，欲归不得。当时豪兴，多于冗场愁境，日渐消磨。寄呈近作四首，应亦讶其颓唐耳。

十四、复王礼园

草草尊壘，正惭简略；乃辱致书言谢，益厚吾颜矣。

闻足下三宿而后出昼，金缕红牙，流连不置。何故春光一线，竟不漏泄人间耶？

尊照命题极雅！“分明一样凌寒骨，人比梅花韵更多。”附《满庭芳》一阕，幸为拍正。朱提已收，但何亟亟乃尔！

十五、向玉田县李借银

阁下风清载鹤，化恰鸣琴，几于无口不碑，无腹不鼓。皆由经术素所蕴负，施为本于挚诚。故民以蒙庥，而政声四达也。

弟自启篆后，随居停至郡至省。甫于望后归来，鹿鹿尘踪，竟不知柳眼花须，已过清明百五。年华如驶，每念家慈垂暮，童乏应门，未尝不切切于怀，冀效板舆之奉；以十年垂橐，迎养无资，徒有心旌一片耳。阁下意气如云，弟所

深佩，或不惜西江之水，一借润焉，则他乡游子，不致怅隔慈辉；而前度度刘郎，兼得重谐仙侣，其拜赐为何如耶！

十六、与陈菱舟

不通尺素者匝岁，彼此于一斋斋书内，附致拳拳。嗣令叔往返会川，备审近状。并得与令弟盘桓数日，既叨竹林之雅，复亲棣萼之辉，缘缔三生，人逢千里，是亦友声所难得者矣。

弟挟策而来，初不作久安之计。近看世路，折节风稀，王前士前，持之有定，彼亦望而自却，因姑与之周旋，非真以强项公作耐久朋也。

十七、与徐养安

闻足下之名久矣，平生相慕切，而相遇终疎。不意清和之首，得于会城客邸遇之。伏见大兄春云意气，秋月半裁，不啻鸡鹜群中，矫然一鹤，益令人心折无似。旋以蒲轮适馆，分手匆匆。而弟自重牛归来，日与管城子共晨夕，劳状概可想见。足下目无全牛，奏刀立解。当此轻衫团扇，一榻清闲，知不与笨伯同其役役也。

十八、与王九峰

嵇生懒慢，鱼素久睽。而梦雨离云，未尝不依依在抱也。雪窗无事，近履何如？便希一音寄慰。

弟八年旅食，鸡肋虚糜。秋间母病子殇，正作南归之计；适得家报，因知慈竹平安，遂尔中止。惟念一枝秀茁，幻若昙花，他日言旋，牵衣谁问？未免心为之酸耳。

十九、还玉田县李送程仪

秋间猝有南旋之举，阁下锡之兼金，壮其行色，以弟庸陋，猥荷挚怀。屡分鹤俸之余，益切蛇珠之感。比得家报，欣知老母健康，是以半棹孤篷，欲行又止。馈贐之雅，不敢拜登，谨俟便羽东来，奉以归赵。而阁下之稠情古谊，已与潭水俱深矣。

二〇、与龚甘林

菊秋天假之缘，会逢其适。承足下爱我淳挚，欢若平生。古人倾盖之交，当不是过。别后归来，席尚未暖，以清查事，脂车入省，长至前三日返馆，板桥茅店，日仆仆于朔风寒雪中。依人况味，可想而知。岁杪作旋省计否？如有同心，则握手言欢，近在屠苏入饮时矣。

二一、与孙香度

客腊封篆，记与足下把酒言欢；今春返自都门，又剪西窗之烛。流光如驶，瞬息一年。翘首江云，企怀奚似！每致一斋书，必承垂询，深感注存。乃以笔耒为佣，冗懒相半，遂致南鸿啾啾，一纸未伸。歉甚！歉甚！

足下安砚濮阳，噪声油幄。行见大江南北，誉美红渠；更喜地近乡园，又与菱舟一方共事。福人福地，何造物之位置独厚也。

弟今岁晋省者三，晋郡者六，因人成事，何敢言劳。诂秋间母病子殇，事多拂逆，急拟治装南返；而空囊羞涩，素手难归。昨得家报，知老母安全，是以听罢子规，又停征棹。然而白头有老，黄口无儿，千里乡云，倍增缕缕矣。春初所失，追如其数。黄鹤去而复返，知我贫也。承念附及，不备不庄。

二二、劝韦秋漪戒嫖

重门间阻，尺素鲜通。顷知驾就平安，从此拔帜而上，即可自树旗鼓，烟花逐队，切宜慎之。盖幕次不同寓次，出入跬步，有碍关防；况灯炮酒尽之余，一觉扬州，思之亦甚无味耳。

伯母寄到寒衣，藉便付去。游子身上，慈母手中，当时时念及也。

二三、贺陈筠青生女

昨得手书，以弟夫人弄瓦而不弄璋，其辞若有憾焉。不知二五构精，伉俪同功，是谁之过？而为是怏怏耶？况雏凰之降，即以开么凤之先；谢氏乌衣，不可无林下风以济其美，正不必谓梦月之不如梦日也。

二四、复孙午桥问人怀孕

同梦数月，正惭不能为人；来书以笠山言，无而为有，诚过听已。养叔虽善射，或者俟之异日耳。

二五、贺李玉峰纳妾

金台之游，久不赴约。昨晤令弟，谓足下已赋小星。想见豆蔻初开，春风得意。第恐河东君未必“我见犹怜”；则龙丘居士难免貽笑髯翁耳。

二六、复胡筠坡查信

朵云垂贲；而祥符一函，求之不得。遗我双鲤，仅获一鳞，不知浮沉何处？祈详查之。

二七、贺沈孟养父母双寿

足下以椿萱并庆，整策而南。弟谊属知交，分同犹子，虽萍踪远托，不获随莱子之衣；而芹献殊殷，窃愿进安生之枣。谨将菲意，惟冀鉴存。

二八、与龚未斋

吾党倾心丰采，几如士仰荆州。平时向往有心，而天缘不假，奉教无从。今春因藹堂而得见先生，即荷忘年投分，垂爱逾常。频饫郇氏之厨，屡醉公瑾之醴，铭心若篆，留齿犹芬。兼以藹堂之将入省也，而假以一廛，安其片席，绸缪委屈，无微不至。先生之爱人以德，更于此想见一斑矣。临行雨丝风片，春到清明，不知路上行人，几问杏花村酒。想此日琴装已卸，坐东阁而对残梅，雅兴当复不浅也。

弟以鳩心之拙，謬作螳臂之當，橐筆素餐，正如南郭先生齊門濶食，應不免為當道所嗤。惟望玉律之頒，藉獲金針之度，則此感豈有既耶？

阮昔侯于廿一日赴磁州。破題兒第一夜，鍾情如先生，當亦為之黯然而也。

二九、復龔未齋

一枝甫寄，雙鯉頻頒。正切停云，捧朵云而心慰；欣聯今雨，同旧雨之情殷。適來二字平安，喜叶金閨之卜；何異萬金鄭重，敢遲竹報之投？且也雅什如珠，香艷遠超班宋；高情似水，色空悟徹邯鄲。雖細雨清明，紅杏少村家之醞；而春風寒食，黃梁成客子之吟。此又達士曠懷，抑亦雅人深致。勉酬郢曲，乞運宋斤。應知哲匠之旁觀，難免小巫之氣盡。

至于淒涼客邸，原同寂寞禪關。如先生之百里而遙，尚慶團圓于歲序；若賤子之十年不返，空憐漂泊于天涯。所以王粲依人，登樓有感；縱使孟嘗愛客，彈鋏仍歌。然綠泛蓉池，庾景行之芳聲獨茂；青開蓮榻，徐孺子之高躅可風。況我未齋先生，品重琳琅，才工月露，仰而企之，已非一日；樹而立者，誠足千秋。主善為師，宜在立雪坐風之侶；予生也晚，敢附乘車載笠之盟？

弟讀書讀律，竊愧無成；自西自東，徒勞何補。倚闥有白頭之老，誰修定省于晨昏；爭梨失黃口之兒，空听笑啼于夢寐。加以陌頭柳色，丝丝牽少婦之愁；因而枝上鶉聲，夜夜起王孫之感。無如一囊秋水，顧影生寒；徒使萬縷春云，登高雪涕。爰思完聚，極意經營，凭寄南金，冀共鹿車之挽；迎來北轍，用申烏哺之私。計維紅褪荷衣，劍當再合；遲則黃飄桂子，鏡見重圓。然而燕壘新營，已竭噙泥之苦；倘更鶴枝失寄，何堪無米之炊。情固出于權宜，事實嗤其孟浪。先生載將佳麗，久為泛宅之游；同此琴書，別有治生之乐。幸指迷之有自，知前事之可師。乞予良箴，不我暇棄。

三〇、復龔未齋換帖

昔人謂：“得劉公一紙書，賢于十部從事。”讀寶章，字字情珠，行行意錦，一枝見寄，勝讀十年書矣，豈直十部從事哉？惟過承獎許，以燕石而荆璞目之，且感且慚！尤荷忘年之訂，而于藹堂書內三致意焉。將《詩》所謂“藹藹吉人”，《易》所謂“謙謙君子”，非兄其誰與歸？既承許列雁行，弟又焉敢自外？豫氛不靖，黃河間之，此地尚無風鶴之恐，勿以為念。藹堂為吳橋錢明府所聘，文君新寡，又適長卿，作合有缘，不須待字矣。

三一、與龔未齋

手書疊至，謂四月鴛池，夢蘭可卜。弟非神乎技者，方自笑其鳩拙，安所得珠而藏之椟耶？

昔侯夫人逾月而媿，以其時考之，宜為震之長男；而為巽之長女，良由當局者自失其期，遂令旁觀者難神其算也。

令侄馆事，屡谋屡失，降而就副，未免大材小用；静以待之，自有碧桐千尺耳。

寓函往复，何足云劳。而仁者用心，祝以多子，则兄之善颂善祷，积福尤宏，不更当老蚌生珠耶？

三二、与沈一斋

日以绸缪家室，未雨劳心。来书谓我筹计裕如，此犹岸畔闲人，看春水行船，如坐天上；而抑知舟中人之支持甚苦也。蜗居虽已成交，大半贷诸戚友。牵萝补屋，殊费周章。且白米红盐，一无筹备。当此山穷水尽不禁壮士床头之慨。幸居停为我代谋，少可展布；否则几类羝羊矣。

五嫂临月，定育长庚。弟虽远隔数程，未获听啼声于小凤，而素知积善，要可卜充闾于祥麟也。

三三、复龚未斋托谋事

小春之札，缺然久不报，正以为歉。而手书续贲，反若忘其为疏；即此见忘情挚好，不沾沾于数行酬答也。

令阮在瀛，所以暂安短驭者，原为后图。今鹊未离巢，而鸠先图占，吾道非软，可为致慨！弟虽星星荧焰，分照为难；设令推毂有缘，则曹丘一席，不敢辞耳。

三四、贺沈一斋得子

时入清和，日盼喜信。昨朵云飞下，瑞色缤纷，知为五嫂育麟之兆，开函快读，果如所期。他年或为荀氏之龙，或作薛家之凤，胥于此卜之矣。贺贺！

三五、与余竹泉托谋事

不通音问者数月矣。足下徜徉于津沽之间，采菊花宫，看帆柳墅，公余逸致，罄无不宜。而樽浮竹叶之香，字写梅花之帖，此又入幕之高士，抑亦出世之散仙也。

弟溷迹金台，忽忽已逾半载，月初贱眷北上，诸费绸缪，双鲤久疏，职是之故。承囑令表弟馆事，时时在抱，冀得一当，以报台命。无如有心插柳，偏不成阴，致令抱空而返。然榷楠杞梓，到处见珍，亦不必楚材楚用也。

三六、复陈凝之

别以久而情深，时值秋而感集。客窗凉月，动念故人，适奉手书，快同覩面。足下学深养到，久当不脛而驰，兹果名重青油，为三晋群僚，争相罗致，可胜忭慰。

弟为清苑李明府延理发审，一枝甫托，欲归未能。因于秋初，接着北上，僦居会城之倒座观音堂前。他时若到金台，奉一过访，以话别来风雨之思。康乐云：“引领冀良覩。”此意殊深切矣。

令弟才华品学，卓尔不群，将来绿水红渠，定与元方媲美，不仅蜀得其龙也。

三七、与胡筠坡

前诣尊斋，为时过早，梅花纸帐，得毋有惊清梦耶？孙友馆事，已请居停面订，不烦更作曹丘矣。

三八、与龚未斋

岁云暮矣，文旆定已言旋。“一年一度一归来”，此语适堪奉赠。弟以李大尹即转司马，无须入幕之宾。适盐山邓明府致信相招，风雪一肩，仆仆走数百里外，不获以辛盘卯酒，博室家团聚之欢。嫁线劳人，言之可慨！此地濒海而居，白沙红草，一望弥漫，惟有独拥寒毡，卧听满城爆竹声耳。

三九、与清苑县李

湄以菲材，滥分莲实，承阁下垂青格外，礼遇有加。年来频叨惠于西江，每惭愧于南郭，感情矢报，日切于中。祇以聚散靡常，又作移巢之燕，卷帘人远，能不依依？而揆诸进退之机，实有不当恋栈者，此意惟阁下为能相谅耳。临行走别，适值公冗，缕缕寸似，未能面谢。兹于十二日到馆，侧身西望，渺隔云天，惟日祝阁下鳧舄高骞，鸳阶叠进。则虽暂违琴阁，而广厦之庇，正自无穷也。

四〇、谢沈一斋贺母寿

得报书，知前寄湖颖，已荷存销。知己相关，有求必应，令人感泐无似！家慈之寿，以弟依人碌碌，不克稍博显扬，为寸草春晖之报。乃荷吉词远贲，且感且惭。兹拟月初晋省，如足下有事会垣，可于中途连鞫；若效巨卿之登堂拜母，则不敢请也。

四一、向陈笠山索信

红籀初启，适馆者皆著鞭就道矣。舍侄安州之荐，迄无音耗，岂非咄咄怪事？切斋定仍其旧，傍人门户，易地皆然，可以久则久，未始非时中之道也。闻霁堂有丰润之订，不知干旌束帛，何日相招？弟僻处海隅，见闻多梗，足下非稭中散一流，胡不以翩翩华札，惠及远人耶？

四二、谢清苑县李贺母寿并请追失银

月前晋谒琴堂，饱饫郇饌。家慈寿日，尤荷锦词璀璨，珍品骈罗；拜赐之余，叨荣曷既！

别后餐风宿雨，几歌行路之难。而芳草斜阳，又来孤馆。自叹春光九十，不属劳人也。

家兄游直十年，齿积匪易。且有他友寄存之项，似难以“塞翁失马”譬之。阁下棠荫所庇，百里蒙麻，定不使寒士锱铢，终归乌有。连城返赵，不能不仰望望于神明之宰矣。

四三、与沈一斋

在省晤令舅氏，道及足下华居已定。顷知漪园眷亦将到。“绿杨分作两家春”，从可不虑孤立矣。

四四、贺沈漪园接眷

顷闻接着抵馆，想锦堂瑞霭，双佛皆临。从此南国白云，无劳企望。而齐眉人至，更不知旧画春山，新添几许矣。异日登堂，再图申贺。

四五、送邓三兄回里

流连官阁，极一时言笑之欢。不意迅赋骊歌，遽分衿袂；望春明之烟树，结遐想于伊人。别时杯水之将，聊申折柳；手书言谢，益觉抱惭。

荣归近矣，当此短亭黄叶，曲岸丹枫，一路秋光，足供清赏；而家庭之豫顺，亲故之交欢，更自有其乐融融者。结企之余，尤深翘羨。

弟自别后，一无营心，惟叶子戏学如不及，惜未与足下对垒，为缺然耳。

四六、复邵南湖

巧日得手书，乃六月初二日发者。询之典签，始知夹入故纸中，已非一日。虽迟之又久，犹幸其不作洪乔也。

六兄品纯学粹，当道倾心，自应有此遭际。而宾榻有红渠之艳，朋簪联旧雨之欢，此又濒海故人，所闻而钦羨者也。

日来一雨成秋，客绪自多佳胜。弟置身荒僻，伏枥如常。前月幸举一丁，差强人意耳。

四七、复友买玉

手示楮有美玉，待价而沽。乃值予手拮据，无以为计，徒使穷波斯低回不置也。

四八、谢龚未斋贺母寿

花朝日蒲轮适馆，弟为母氏称觞，不获走送。驹光一瞬，已值三秋；想见酒赋琴歌，定于黄花并逸，可为健羨。

家慈寿辰，得荷鸿章宠贻，顿使萱室生辉。而且金母木公，同临寿宇，交梨火枣，罗列仙珍，铭谢何可言喻！

别后停云在望，落月增怀。祇以时政綦严，未敢以通候尺书，轻付邮羽。而疏懒之嘲，要亦难以尽解也。

弟羈身僻壤，几同海外之人。差喜主人风月衿期，得以一觞一咏，破此岑寂。前月望日，内人幸举一子，他日为龙为犬，未可预期。不过抱弄有人，博得家慈含饴一笑耳。

四九、与陈樾亭

素心旧雨，七载睽离。不获如天上双星，一年一聚。读陶令停云之赋，少陵落

月之诗，不禁感慨系之。

弟游直十年矣！天涯浪迹，顾影自怜。而家慈年迈，望孙尤切。兹幸荷月中浣，得举一子。老人藉此开颜，想知己亦为色喜也。

此地僻处海澨，羈人难免萧骚。喜居停降心相从，案牒而外，斗叶联吟，差解岑寂。惟距省稍远，时觉寸心飞越耳。

沈孟养以椿萱垂老，归谋近席。不复作北游计。

炜光令侄久不得信，尊处音问无间否？

五〇、慰良乡丘友被水

猝闻中都水溢，深以为念。得手书，知足下履险如夷，始信河伯有灵，自为吉人默相也。他日之载膺多福，正未可量；少有耗折，不足介怀。

五一、应李德膺借银

寄身海角，意兴无聊，以故至好之前，久疏问候。手书告急，谊不容辞。乃自贱眷北上，酬应增繁，笔税砚租，难供卮漏；而居停适以凑解粮赋，又在悉索摒挡之余。因作微生乞怜计，札致八家兄照数汇付，不知其能否凑手耳。

至仆十年漂泊，幸举一子，非敢妄冀克家，不过膝下有人，俾六十萱慈，含饴一笑，岂曰“有子万事足”哉？

五二、贺孙香育入幕

关头执手，桥上送行，欲别依依，此情如昨。而雁行一撒，阶奠六周。“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”三复斯言，不胜怅惘！

五月杪，由静海寄到手书，知驾抵彭城，先诣丰邑。足下新硎所试，游刃有余，贤主嘉宾，自当珀合。而仆所尤快者，以盈盈带水，一苇可航，定省不致疏阔。且与令兄及菱舟，各开幕府，鼎峙称雄。班生此行，无异登仙矣。丰既暂局，此时谅赴砀山。江南名胜甲天下，为问燕子楼头，云龙山畔，犹有当年陈迹否？

仆浪迹燕南，不能作市上壶公，缩地而览江山之胜。或者假缘异日，亦得飘然而来，一醉锦天绣地中耳。

五三、复陈凝之

去冬携砚入省，久不通尺素于左右。望日得所惠书，感承存注，转益歉怀。

令弟阅历有年，正可及锋而试，招之使往，不特红开王俭之帷，亦且绿暖姜肱之被。从此停云在望，令人遥企二难，倍殷驰溯矣。

弟以眷累，颇形衿肘。闰六月间，内人幸举一子，他日剪灯促膝时，或能携梨枣而牵长者之裾，当亦同为欣慰者耳。

五四、贺复陈菱舟得河工差

东南半壁，为通漕利民计，莫如治河。圣天子宵旰勤求，出千百万金钱，延揽

群英诏使疏凿，足下乘时而起，挟其所长，以宣了劳于虹堤鳧堰之间，计日瓠子功成，桃花浪息，朝廷策勋行赏，定自加人一等。窃念处三千之列，而其才其略，可以脱颖而出者，非足下而谁？落拓如弟，闻之不胜愉快！将来锦鞞北上，以一笠拜故人于马前，尚肯追念旧游，不惜朝鞭一绕，同醉峭帆亭下否？

五五、贺左宇眉纳妾

闻足下新纳专房，值此绣帷凉月，正好睡稳鸳鸯。而杨柳蛮腰，樱桃樊口，自比大如所愿。风便略寄数行，不仅志喜，且卜宜男也。

五六、复友托谋事

足下席珍已久，曹丘之任，弟何敢辞？惟愧无北海之交游，鲜季路之然诺，恐鄙言不足重耳。容缓图以报。

五七、与周又唐

司曹判袂，不意送燕迎鸿，于兹七度。以鸾栖未卜，鱼素难投，徒深落月停云之想。昨晤胡令亲，始知下榻蒲城，主宾胶漆。值此秋风落帽，载酒题糕，当不减孟参军龙山高致也。

弟碌碌依人，几更砚席。去春为清苑李明府延理发审，致身于酬应之场，日形纷扰。岁阑以盐山邓明府招致，遂来海上。虽幸一毡未冷，而家立相如之壁，囊空季子之金，载咏北门，依然终窶，正不知送穷何策耳。

五八、与黄封三

出门惘惘，作别离可怜之状。向以为辞家则然，昨与吾兄别，此情正复尔尔。盖相爱切者，不觉相离之难也。

行后杜林遇雪，茅店停车，至二十二日始抵馆舍。一路冻云残日，触目增怀。老表兄决计南归，长行在迩。二十年食奔衣走，今得稍蓄余囊，息肩乡里，于以开五亩之宅，树十亩之桑，朱履青衫，悠然自适。此暮年之乐境，实吾道所难期。

弟自武林奉教，即承异目相看。值文旆北来，提之挈之，以有今日。虽获穹苍之佑，藉安佣鬻之身；而千里蓬飘，一家萍寄，盲人瞎马，前路难凭。不知何时揽辔言旋，得追陪于稽山镜水间也。

五九、劝陈篴亭勿出门

以局外而参局中之事，自知不中肯綮；足下俯纳刍菘，竟止西行，或亦愚人一得也。缓急时有耳，所须又无多金，返馆后措应勿念。

六〇、谢沧州诸友并索鱼

曩过莲斋，备承款洽。酒来南国，胜黄娇红友之甘；饌出东厨，悉鲈脍莼羹之美。故园风味，式食庶几，饱德铭心，深感一饭。归程取道风化店，未克再登蓉幄，重扰郇厨，想亦朵颐之福，可一而不可再也。

顷有濠梁之兴，犹忆碧磁盆中，锦鳞泼泼，如蒙见惠，不啻双鲤之遗矣。

六一、谢沧州刺史周

道出花阴，载聆琴韵。承阁下稠情挚谊，竟日款留。醉北海之清樽，香分绿酿；仿西园之雅集，饼啖红绫，至今犹津津齿颊间也。

别后初四日到郡，初十日回盐。因由风化店行走，不及再到槐厅，面申谢悃，歉甚！歉甚！

六二、复陈宪章

九十春光，转眼绿肥红瘦。素心人远，良会何时？足下重到乐城，驾轻就熟；惟试青萍于存铁，未免用违其长。弟伏枥如故。而当此半帘花雨，孤馆无聊，听好鸟于枝头，殊觉怀人之滋切耳。

六三、与单德栽

曩在保阳，得识荆于四家兄寓次。时弟尘装甫卸，未获通款曲，接殷勤之余欢。洎二兄种莲山左，弟仍伏枥燕南，天各一方，莫通问讯。家兄每道二兄为今人中古人，想见德行道谊，取重一时，未尝不慨焉慕之，而以不获缔交为恨。兹闻幕开南翼，其地有子游之弦歌，与蒙庄之渔钓，公余寻胜，逸兴揣飞，履祉之佳，自符心颂。三家兄字观水者，顷由新城移砚清泉，属在幕下，乞以余光分照及之，至禱！至感！

六四、戏复陈笠山新婚出门

甫入东床，又嗟南浦，此行殊难为怀矣。江左之行，仆早知不果。今重以大阮之言，而又牵于细君之爱，心猿一片，少安毋躁，何如？

六五、复丁玉焘

茅店谈心之后，忽忽自冬而春。新正过谒尊斋，知为文宴招留，无缘握手。自看上元灯火，弟即驱车出省门矣。正以瀛洲楼畔，吾与亭边，时增秋水伊人之想；而手书适至，不啻“清风来故人”也。

浴兰节近，作客者非无家室之思。无如笼鸟依人，每多牵繫。三春虚掷，重午空来，艾绿蒲香，惟有引觞独醉耳。

六六、与袁精之、王敬之

春去堂堂，今年花事尽矣。客中了无佳趣；惟前到津门，既获旧雨重逢，又得青云新契；此乐有不能言喻者。

别后至会州，明府多情，停车一日。复与漪园辈欢然道故，快何如之！归来兀坐斗室中，又作闭关老衲矣。听彼好鸟，不禁怅然！

六七、谢陈赞勋

遵海而居者两载，昨到津门，竟似盆鱼纵壑，眼界也之一开。尤荷挚爱，饮之食之，公瑾醇醪，令人心醉矣。

初十日返馆，客窗倚徙，听绿树阴中黄鹂唤友，辄神往于月洁镜淀间，正不知何时再游胜地也。

闻丁观察不病而逝，“人生若朝露”，足为增慨！新任友延何人？风便以示。

六八、戏陈笠山娶妻

前书以弟夫人麻而且肥，若有不足于心者。殊不知麻姑为天上之仙，健妇乃女中之隽。然则麻与肥不足为病，且足为喜，何以此咎蹇修哉？吾恐阃内者正以足下为不如城北徐公耳。

六九、贺沈一斋、沈漪园得子

朵云垂贲，知吾嫂诞育长庚，坎再索而得男，神乎技矣。然威风祥麟，挺生必偶；弟夫人弄璋之喜，当必接踵而来。可惜汤饼两开，未得躬与其盛，为为缺然耳。另柬已收，永以为好，敬闻命矣。

七〇、贺沈漪园得女

力回奉手示，知弟夫人得育新雏，盖阙如也。而足下以为神乎其技，不能不心折一斋。岂知生子好，生女亦好，悦之设何必不如弧之悬也。“休嫌一片瓦，珍重亦千金。”戏言当贺，以博一粲。至仆半通之馆，未始无心，然缘木而求，正恐鱼在于沼，未必落信天翁之口耳。

七一、贺黄舜音纳妾

塞外云深，倩鸿乏便，缺音问者一载余矣。去秋在省，得与尊翁数数过从，备稔近概。顷晤粲亭，道足下抱衾有宠，以莲幕而作鸳帷，此乐当难名状。但不知天上长庚，已徵吉梦否？至戚关怀，风便示慰。

七二、托沧州诸友照应友人

火云如烧，思与诸君子一登朗吟之楼，看夹岸柳阴，风樯上下，以消烦溽；乃仙凡途判，咫尺千里，徒作五城十二楼观耳。

盐邑张少尉，武林人也。近以年老乞休，月之二十九日，先遣眷属赴沧，候船南下。幸推梓谊，饬役代觅妥寓，俾逆旅主人，不敢欺生慢视，此感弟实均之。

七三、复谢秀三

上谷斗城耳，衡宇又隔数武，竟未一瞻丰采。春正过访，彼此复相左，何缘之浅也。

顷惠翰言，如对芝光，而聆玉屑。足下移踏蠡州，既联旧雨之欢，又属旧地之游，动定自多融鬯。如弟依人海角，徒以两地神交，兴“采葛采萧”之咏。中秋拟一返省，不审桂香梧影之中，得奉雅人清话否？

七四、复沧州诸友

摩诘诗中有画。复书谓朗吟楼畔，帆影连云，蝉声送晚，觉新秋风物，恍然在

心目间；则又兼摩诘之诗与画，而备之尺牋矣。顾安得附米家船，载陶家酒，相与作十日饮耶？南物色色俱佳，惟此地鲜能知味；而亲友挟货来者，又已先打一网，故难为力，祈谅之。

七五、复钱绳兹

元夜连袂看灯，极一时微逐之乐。流光如驶，忽届新秋，节序怀人，何能已已！承寄家兄一函，为理积牋，裁答久稽，或不罪其疏节耶？

弟拟中秋返省，饼圆似月，藕大如船，三五良辰，何堪虚度？不知足下亦作思归之计否？

七六、托郑莘田代友谋事

月之十一日，得六日之书于津邑邮筒，又得八日之书于郡伯公牋；正如庾岭梅花，南枝先开，北枝后放，使探春者同时领取也。

诚新席珍已久。曩以同人引去，拟即相邀；适居停坐有东床，蝉联而下，无能为其位置。阁下以屋乌之爱，切切相关，郑当时之雅怀，齐孟尝之高谊，求之于今，何可多得！闲花一片，尚有赖于春风之嘘也。

七七、复陈笠山

前得静海邮寄之书，乃返省时留寄者，种种委曲衷情，读之不禁三叹！然丈夫怀才负异，何患无物色之加。柯亭椽竹，得蔡中郎而始著；其间显晦迟早，有数存焉；而要之大器终无久掩耳。幸耐心安之以俟知者。

仆处累年积困之余，近以仕途已开，妄思取进，无罗求雀，自知想出非非，不过抱此隐衷，勉尽人事，成否未可定也。

香育热肠好友，不期送别南关，竟成永诀，闻之泣数行下！闻香度菱舟，尚在江左，昨以一函慰之。生刍一束，远莫能将，不过藉数行作薤露耳。

七八、贺沈一斋得官

足下荣选在途，指日弃毛锥缩尺绶矣。弟事尚须集腋，弩下之才，敢不让骅骝先步耶？贺贺！

七九、诫友勿欺人

弟于阿堵物素不重视，然吾人相交以义，相与以信。今鱼已就烹，尚作校人之语，侨虽不敏，岂竟贸贸耶？

八〇、慰阮昔侯丧女

令爱玉折，闻之惋惜无已！犹幸弟夫人勿药有喜，留得母珠，不患无掌中明月也。

八一、唁李藹堂丧母

夏间晤令弟，惊闻失恃之变！足下千里省亲，遽遭大故，抱痛知不可解。然亦宜少自节哀，所谓“毁不灭性”也。刻欲作数行驰慰，道远不能猝至。秋初得

手书，不谓皋鱼泣母，树已摇风；而奉倩无妻，镜还缺月。境之所值，情何以堪！亦惟旷达处之，省却多少烦恼耳。

弟宿累既深，新累复积，始知北居不易。承示缓急，已嘱昔侯汇寄。闻南湖亦去吴桥，贤尹多情，犹思求旧，即其不忘于去后，何妨再缔夫前缘。我辈流行坎止，似可不存成见也。

八二、与黄封三还银缓期

遥辱手诲，伏审起居健适。老表兄蔗境弥甘，松姿益茂；芒鞋竹杖，山水自娱，视劳劳异域者，判若仙凡矣。

弟读书未成，名心久息。近为同人力劝，拟作援例之举。亦以吾道卑卑，流而愈下，大都依草附木，要结上游；而特立独行者，率皆枯坐。如弟不工趋附，素乏党援，三窟之营，未始非计，以故孟浪为之。惠假一款，愆期未赵，自问此腹，不肯负人，来岁鲤鱼风起，必使珠还合浦也。

八三、复沈漪园

月明三五，共话清樽；分手以来，不胜惘惘！吾侪弃书读律，正途已矣。幸逢捐例重开，通籍自有；寄人篱下，诚不若自营一窟也。

八四、向顺德司马李借银

司马门庭，仍容韦布，春风如旧，饮德何深！念弟十载燕南，三厠宾馆，自惭袜线，匡益毫无。惟以磊落光明，受知足下。数年来分以冰雪，寄以腹心，礼遇之隆，回逾恒泛。古所谓“感恩知己”，实于足下兼之。前以援例，不待将伯之呼，即荷玉成之雅。在大君子乐成人美，加惠无穷，而弟屡沐厚施，未免受之增愧；以云投赠，所不敢当。惟需项过多，虽集千羊之皮，尚少一狐之腋，既蒙眷爱，敢借一元。来年秋以为期，必使连城返赵也。

八五、向陆絨之借银

节前冒雨而归，节后戴星而出，视家庭如传舍，伊人况味何如？弟为援例，日呼将伯，诂意秋云世态，流水人情，平时敦气谊，重然诺，一语通财，反眼若不相识。盖自告急以来，几于“十扣柴扉九不开”矣。足下能急人之急，倘为觅一监河，是出之涸辙，而纵之清波也。应奉券利，惟命是从。

八六、托郑莘田代友谋事

鹊桥渡河，曾以数行奉答，度尘青照。重阳近矣，酌子美之浊酒，赋陶令之新诗，缅想雅人，定饶逸趣。

会垣荐出多门，声气不通者，率皆枯坐。诚新株守半载，绝无过而问者；近复有母之丧，穷愁益甚。渠以津门倾盖，夙承知爱之情，鹤鹑一枝，重望嘘借；若怜其穷而汲引之，不啻润枯菱以雨露也。

八七、谢顺德司马李借银

重九前一日读报章，慨然以缓急相周。昔钟离意荐友入都，特赠治装之费；今弟为贫谋仕，阁下不责其非分之干，而有求必应，在远不遗，此种高情，并足千古。且冰清座上，琴鹤萧然，乃以莱芜之甑尘，润漆园之鮒涸，不特饮情知感，更令戴德难安矣。惟冀掣分直省，得于彤骖紫盖间供其驱策。此实邀君之福，而即弟之所以报也。

八八、谢沧州诸友送蟹

重阳佳序，正以有酒无螯，空结临渊之羨；何意楮生下贲，竟偕公子同来，即命庖人，立烹介士，樽前风味，迥异寻常。昔王宏白衣送酒，千古传为美谈；今诸君青衣送蟹，未始非后先佳话也。属履之余，曷胜铭谢！

八九、向陈含辉借银

近在一隅，而前书久未得报，岂驿路梅花，不到青莲幕里耶？缓急之请，既承假以整元，则它时归赵，断不以羊易牛也。券约呈纳。

九〇、唁傅维章丧祖母及妻

金台话别后，遇东来友人，辄询近状。有谓足下留山左未去；有谓足下遭家多故，辙已南矣。以传闻异词，不敢浪投尺素。家兄至保，始知令祖母去世；尊阍相继而亡。记与足下别五六年矣，不意李密之西山，甫悲日落；而安仁之东阁，又悼鸾分，令人感叹无已！道途修远，莫致刍香；惟宽中顺受，勿为境遇所伤，此则千里远人所望风切祷者也。

仆游直十余年，猥以菲才，得安佣鬻；而举事孟浪，先之以接眷，继之以报捐，百级债台，已层累而上矣，可奈何！

九一、代答密云县张借银

侄赋性介介，向不因人为热，诚以秋云世态，彼泛泛者，不可以缓急商也。前书所请，意谓陈情于长者，不同乞怜于他人。且夙诺未寒，谅不徒以教语春温，作一时之口惠。手示见复，乃知两袖清风，难为河润。然相须无几，尚不足以难百里之侯，季布一诺千金，毋使古人腾笑。

九二、与龚未斋

霜叶飞红，秋光可爱，不知晚香亭畔，增几许清兴矣。

敝眷北来，虽已草草安置，而红盐白米，大费经营。来书勸之以俭，而绳之于初，诚阅世已深之语。谨书诸绅，以当棒喝。

九三、与左宇眉

一番联袂，而三叠阳关，又歌折柳；侧身南望，时切依驰。

昨颁手翰，谓旧游重到，对此茫茫。并知关盼楼头，无复当年燕子。则桃花人面，更不知几度低徊矣。

弟潦倒燕中，几将十稔，一廛寄托，无异浮萍；本非肠肥脑满之时，而作海市

蜃楼之举，正恐砚田所入，难补漏卮耳。

九四、谢杨翊明惠润笔

蒲节前，准拟文旆晋省，而子不果来，未免独鹤昏鸦之叹！古人千金买赋，岂有定衡？前路所贻，或亦以少为贵，取义礼经也？拜而受之，付之一哂。

九五、复荐长随

承荐长随某者，老而秃，望之如牛山之濯濯也；脱帽露顶时，殊不雅观，故遣之去。

九六、唁沈一斋丧母

顷自旧县回，案头置有令叔手书，以为寻常问候耳，展诵之下，惊知老伯母大人锦堂弃养，使弟书未卒读，而泪下涔涔也。

犹记乙夏同馆会川，正值慈航北上，梦伯母饮之食之，视同犹子。今春登堂拜谒，犹得仰接音容；而今已矣！陶母之徽音遽渺，巨卿之鸡黍难期。追念畴曩，能无呜咽！

阁下秉性纯孝，哀毁自不待言；然罔极深恩，虽云莫报，而板舆迎养，莲幕承欢，此数年中，亦自有其乐融融者。况此后之显扬，方兴未艾，则式凭之灵爽，属望无穷。尚祈顺便节哀，以慰泉壤。弟因馆事羁身，不获躬亲扣奠，临书含涕，悲与歉俱！薄具楮仪，伏冀鉴纳。

九七、复陈宪章

曩晤研凹于高平旅邸，获审乔栖有托。返馆后，即思以数行驰问；而病魔缠扰，欹枕慵书。适承手简颁来，春风惠我，客病都捐，乃知陇上梅不异井边橘也。五斗折腰之吏，古人耻而不为，弟更况而愈下，何足云贺？祇益汗颜耳。

九八、与章又梁

莺花月露，雅怀多属雅人；酒赋琴歌，韵事端推韵客。况离人去国，愁听短笛之梅；游子思乡，魂断长亭之柳。每低徊于当境，恒抒写其无聊；情之所深，诗何能已？顾王仲宣登楼作赋，却是怀归；杜子美入蜀行吟，无非伤乱。他若曩将锦贮，尽披风抹月之词；即教题处纱笼，亦红袖青衫之句。鲜有不遑将母，陟岵兴叹；谁思无忝所生，吮毫增感？惟我又梁先生，浙水神驹，稽山独鹤。搜奇二酉，边孝先经笥常充；摘藻三都，江文通笔花欲谢。励抟风之六翮，自宜有志竟成；困逐电之双蹄，讵意怀才莫遇。爰弃书而读律，出走燕南；旋适馆而授餐，还游塞上。采来莲实，常遗考叔之羹；念此萱花，时下梁公之泪。曩者迴车桑里，曾舞莱衣；惟时下榻金台，又听骊歌。游有方也，宁知牵慈母之肠；心滋戚焉，无自释终身之慕。于是绘成雅照，望切吴云；裁就新诗，调高郢雪。四千里鞭丝帽影，载驰载驱；三十年别梦离魂，一忧一喜。言由中发，如闻五夜之鹃；孝本性成，欲断三声之狄。岂第班香宋艳，逞彼词华

，陆海潘江，抒其藻思哉？

弟幼而失学，壮不如人。叹瓶罄之无货，冀佣书之有获。始居人下，风动而帐岂容开？继幸独当，露少而砚将奚润？虽慈航就养，稍遂乌私；而长铗频弹，空思鲈美。同此离乡背井，心随南去之鸿；何缘钓水游山，笑共春归之燕。仆非屠狗，感慨偏多；君是雕龙，声华孰媿？记往岁抛砖蛟室，已叨满斛珠玑；若今朝挝鼓雷门，何异重鸣瓦缶？此实自审其碌碌，非徒过饰其谨谨。乃兄谬以曾巩为能诗，遽令学步；而弟不效魏收之藏拙，漫而献颺。作者竟居之不疑，见者应莞尔而笑。惟望加以绳削，劳不憚夫运斤，庶期出自甄陶，用可供夫覆瓿。

兹来别馆，风雨为劳，言念伊人，云龙奚逐？话清樽于北海，春衫尚带雨痕；继雅集于西园，秋士还陪末座。佳章读罢，误收行篋之中；便羽封还，仍入奚囊之内。所冀惠而好我，时颁锦鲤双双；莫嫌道之云遥，不寄梅花片片。

九九、谢胡峙斋转寄家信

弟以一枝之托，远抛五口之家，盼切寓函，如殷霓望；幸荷垂情逾格，俾得音问常通。昔壶公以缩地法授人，谓可晤千里于一室；今则家言往复，使两地悬悬，时得开函而如面，此术何臧壶公？而少陵所谓“家书抵万金”者，兄真不啻万万金之赐矣！兹又托致一函，恃足下不憚许子之烦，遂亦自忘其数，惟有临风拜手，中心藏之耳。

秋漪学优而遇穷，得波斯胡为之拂试，是出焦桐于爨下，而起椽竹于亭中也，此感实与秋漪共之。

椒平先生处，先乞声致，另用专布。

一〇〇、问陈笠山生子

久以依红未定，尺素鲜通。近由静海叠寄手书，知足下弃出关之繻，安入幕之榻。壮哉此行，从可大展厥抱矣！即辰黄梅酿雨，寒燠不齐，塞外气候异宜，起居伏维珍摄。尊夫人麟胎将举，未知觅得健媪否？窃以聿老闺中，蚌已就老，从未剖珠，恐倒绷孩儿，难以恃也。

一〇一、托周松涛索画

别后时以知己青毡，萦我心曲。得手示，知有武邑之行。足下怀抱利器，久不得志于当道；此行出其所长，以佐百里侯鸣琴致治，必有相得益彰者。而履祉之佳，更无烦颖颂也。何愧人之画，有董北苑笔意，弟爱之慕之，得狐一腋，已足见珍，正不必以多为贵也。

一〇二、托胡峙斋转寄家信

足下翩翩书记，时及远人，既感且慰；而平安竹报，频随青鸟飞来，则尤可感也。当此轻衫团扇，行乐及时，想见依红泛绿之余，定多雪藕调冰之雅。若弟

幽居斗室，终日埋头，转觉照眼榴花，牵人意绪耳。兹又有寓信一函，以旅人之片纸，烦上介之频投。贤主多情，仆人况瘁，其何以自安！

秋漪屡有信来，道足下多方关照，自非爱屋，焉能及乌？椒平先生处，顷亦有札托之，无人乎缪公之侧，终恐过而不留；推之挽之，尚有赖于足下也。

一〇三、托顺德司马李荐友

绿莎厅远，青鸟音稀，屈指蟾圆五度矣。缅想鼎裊萃吉，华绂凝麻，知如鄙人之颂。盐邑刁风日甚，控案接踵而来，因人成事者，不无虎尾春冰之惧，亦适见铅刀之难佐盘错耳。

友人章秋漪，与弟为莫逆交。其申韩之学，迥非管窥蠡测者所能企及。渠以阁下怜才下士，向有吐握之风，欲一登龙，增其声价。伏维阁下器宇恢宏，前程无量，他日延宾东阁，夹袋贮名，方将举天下贤才而汲引之，当不惜阶前盈尺，为布衣长揖之地。弟故与之书，使自达于左右。倘蒙赐以颜色，加以吹嘘，俾鹪鹩一枝，得所寄托，则尤推屋及乌之盛怀，而非弟所敢请也。

一〇四、复王傲之

桂花香里，我驾扁舟；菊蕊黄时，君遗尺牋。捧霞牋而庄诵，恍挹芝眉；审莲社之多佳，藕舒葵臆。伏维二兄以读书读律之余，兼多艺多材之美；及锋而试，干将岂等于铅刀？韞椟而藏，太璞迥殊乎燕石。贮作王家之伟器，非徒盛府之元僚。如弟赋才碌碌，应世庸庸。前此援例纳贖，本属捕风捉月。且一官似芥，并无五斗之糈；而半职如匏，已负两肩之债。誉真过矣，愧何如之！

一〇五、复庆云少尉项

幽居斗室，视青莲幕不啻缁尘障也。得手书，顿开胸次。适以山左之警，文稟络绎，未暇走管城子于哦松署里。知我谅我，是所望于阁下。

弟自分菲才，谬思筮仕。去秋勉捐未入，竟以累重难行。留此系而不食之匏，已同弃而不甘之肋，如何！如何！

五纹添线，一阳生矣，香尉风流，定增胜概。弟近在咫尺，不啻对宇望衡；乃君限花疆，我牵嫁线，彼此间阻，餐梦徒劳，言念伊人，能无怅怅！

一〇六、劝陈诚新缓归

九峰信至，道足下有意南旋，何计之左也！足下驾游冀北，七载于兹，曰归曰归，情固宜尔。第砚田久旱，甫幸有秋；一年之耕，谅无多获，除却归程膏秣，所余能有几何？恐觅家园之乐，反贻困守之虞。不如再积锱铢，稍丰囊篋，然后扁舟归里，持紫蟹而剥青菱，未为晚也。恃爱直陈，伏维垂谅。

弟为捐事所累，敝庐业已转售，鱼辙本枯，雀巢又失，窘况可想而知矣！

一〇七、复沈孟养

久阻雁行，乍开鱼腹，喜故人之无恙，来兮清风；舒贱子之相思，慰兹秋水。

独是三千客里，我已匏悬；早期十九人中，君应颖脱。何图落落，尚尔依人？岂竟寥寥，绝无知己？然金台骏骨，曾相赏于燕昭；赤水骊珠，终见收于象罔。虽故国之云山，堪萦蝶梦；而归程之囊篋，宜蓄蝇头。幸缓轻鞍，勿歌长铗。

弟才本谫陋，应世无方，运复颠连，仰天莫问。多累值多愁之境，同声增同病之怜。目前涸辙枯鱼，既未得饱衔香饵；此后寻巢小燕，更不知飞傍谁家。所以酒酣耳热之余，狂歌当哭；雨晦风凄之候，搔首自灰也。知荷关情，敢摅近况；倘逢邮羽，时惠德音。

一〇八、谢邵南湖

夏杪舟过峭帆亭，非叨良友之光，几为恶役所阻。尤承挚谊，留醉兰轩；蜡炬龙团，赠遗稠叠，纫佩何可言喻！返馆后，以居停作古，交案焚如，未遑泐谢。比来三径黄花，一樽红友，雅人深致，定将东阁作东篱矣。

弟以邓明府官清似水，累积如山，已在弥留，尚承顾托，以故滞留三月。今稍稍就绪，计日东归。将来半榻青毡，不知寄向何处耳。

一〇九、贺署正定太守李并荐友

新正快瞻五马，猥蒙延置青油；时以邓明府维挚甚坚，正如梁燕依人，难辞故垒，有负阁下殷殷求旧之思。比想熊轼新临，棠荫遍树，“郡人重得黄丞相，童子争迎郭细侯”，可为阁下载咏矣。

弟因家兄迎养衰慈，挈眷同往，到东小住，仍返盐山。舍甥杨翊明，赋闲日久，前以面承允荐。兹闻无极一缺，以原任曲阳公王宗枚题补，属在宇下，但得九鼎一言，撮合易易。舍甥学优而行谨，不致贻荐者羞也。

一一〇、慰天津太守李被议

薄游津淀，借庇棠荫者五六年矣。平日心维口颂，谓阁下之才猷治行，殆即古所称良二千石者；识拔有真，旦晚定邀荐擢。得省抄，乃知阁下忽有意外之议。天生伟人，不能寄屏藩，持节钺，以衣被群生；即此一麾出守，亦复中遭颠蹶。此人人所扼腕，非独倾心有素者闻而错愕也。然皓魄当空，乍亏旋复，将来赴都引见，定荷殊恩。虽鹏翅之偶垂，岂鸿肩之就息？是则阁下所能自信，而亦湄可代为操券者。刻由山左返馆，尘砚久封，有需拂拭，未克躬趋铃阁，一罄下怀；惟日祝熊轡重来，为寒士大厦之庇耳。

一一一、贺天津太守李休官

读报章，示以不作入觐之举。湄固知阁下澹泊为怀，用舍行藏，不足撻其胸臆。从此五湖三径，得赋遂初。泉石之优游，远胜簿书之鞅掌矣。惟是风流云散，阁下即不以仕已关情，而湄追忆畴曩，重邀青睐，惟有旧恩忘不得，此心殊觉黯然耳。

一一二、戏陈笠山纳妾

足下为寻鸳侣，不远千里而来。正一斋喜续鸾胶，新人如玉。敬赠毛诗二句：“其新孔嘉，其旧如之何？”以告一斋，定均莞尔。

一一三、戏殷瑶圃负约

迴车过我之约，日久杳然；委员王公来，始知驾已遄返。何故卅兮城下，竟不停驂？见首不见尾，足下其犹龙乎！

一一四、戏胡商彝归里

“滯雨通宵又彻明，百忧如草雨中生。”今日心情，正复尔尔。得手书，以弟东归有阻，若为称快；岂知裴航仙度，自有蓝桥。足下泛舟言旋，固不致望洋而叹；所虑大呼小唤，应接不暇，转不若客窗一枕，得以安其清梦耳。

一一五、贺蒋镜函会试

旅食频年，亲朋久阔。顷于令妹倩处，询知驾驻都门，为来岁春闱计。足下以边孝先之经笥，兼江文通之笔花，曳紫纁青，自堪握券；转盼杏花春暖，定作金鳌顶上人矣。

弟碌碌依人，徒惭糊口；援例而谋薄秩，更不免为大雅所嗤。会当赴都掣签，不知赴选文结曾否到部？祈致贵居停代为查示。此行若果，则对芝宇而聆兰言，当在桂花清影中也。

一一六、谢沧州刺史周惠物

居停自省回，备稔颠末。顷知庆协元旋，益舒下念。惟是偶效寸管，何当重锡多仪？纒出三盆，绝好天孙之锦；携将两袖，还披君子之风。既戴德于弹冠，更邀荣于纳履。拜登嘉惠，感与愧俱。异日倾襟，再图面谢。

一一七、复胡商彝

物价前已致明，何又找寄？是区区者而必偿，不亦过乎？

足下返省有日，秋风半舫，清景宜人；欣羨私衷，不仅在调琴弄瑟间也。

一一八、贺陈笠山纳妾并托荐友

莲幕藏娇，其人如玉；倚香偎翠，乐何如之？

前书迟迟不报，情至者返若忘情，良以肺腑至交，相契在雁息鱼消之外，非敢慢也。

新秋风月，动定何如？仆以家住山左，陟屺之思时萦寤寐，中秋前作计归省，不知天假之缘，得以偷闲匝月否？

怀清舍侄，尚在株守。沾之沾之，是所望于足下。

一一九、谢张位金惠梨

前承惠寄货值，并贻家母棠梨，一诺不忘，可感可佩。

令舅于更阑到郡，恐重门下钥。当晚登舟，屈指行程，当距乡关不远矣。

弟本拟重九前赴馆，不意满城风雨，黄菊留人；以故佩得茱萸，始获就道。敝车羸马，行道迟迟；又以薄事，由济南观趵突泉而返；青毡依旧，无善可陈。惟念披衿倾对，《碧鸡》之雄辩纷来；踏月趋陪，红袖之余香共渍。甫联晨夕，乍隔东西，未免有情，能无惓惓！

一二〇、与邓馨圃

一车一笠，道左相逢，数语分衿，不胜怅惘！屡荷手书远及，意绪缠绵。感旧雨之多情，益停云之在念。祇以公私憧扰，南北迢遥，双鲤未将，良由于此。五兄制行立品，寓才华于醇谨之中，譬诸璞玉浑金，含章蕴秀，宜乎先声所至，契合上游。客岁荣署下沙，调梅小试，已见一斑。而惠政所施，深入民隐，以故攀辕卧辙，父老留连。大僚推重贤能，自必授以繁要之区，俾资展布。行见隆隆直上，造福于吾浙者，正未有艾，当不仅理鹺奏最已也。

弟承令兄不弃，五载于兹，自愧庸庸，未能稍有匡益，惟实心实力四字，差堪自信。前岁谬思援例，本非肠肥脑满之秋，而作赤手空拳之举，支绌概可想见。适家兄以弟北居多累，招之使往，因将眷属移往东昌。每念高堂垂暮，捧檄难迟；乃以力有未遑，依然雌伏。始信强弩之末，即鲁缟亦莫能穿。以视吾兄快先著鞭，春风得意，相去奚止霄壤耶？

西子湖头，云山如画，公余览胜，逸兴何如？

一二一、复龚未斋托寄诗

音邮久疏，而公牍中时时得奉明教，则两地犹一室也。昨贻居停诗，圆洁如秋露，舒卷若青云，自古名士从军，才人入幕，靡不弄花月，纪山川，一时风流文采，后人读其诗，犹想见其为人；以方足下，何多让焉？拟效馆人之度履，恐蹈邻子之攘鸡；不得已浣诵再四，而始出献。惟默记芳草诗“池塘有梦生应早，庭院无人绿更多”一联，如玉液琼膏，津津齿颊间耳。

一二二、复周松涛

秋杪返自山左，得七月间惠寄之书。足下千人而英，有庾杲、王仲宣之蕴负；加以长卿四壁，又极萧条，是区区者何足以资展布？“自古稻粱多不足。”读少陵诗，每为感慨久之！贱眷于花朝后抵东，异乡团聚，未为不美；而日用应酬，所谓“彼善于此”则有之，未能大有所节。分发前已报捐，保阳庐舍，因此而去，又增百级债台；捧檄遥遥，尚难以岁月计也。

令兄有无就绪？近来得馆难，而欲得上友之平心则尤难！亦惟引少陵“只今鸡鹜乱为群”之句以自安耳。

一二三、与龚未斋

客冬抱牍而来，既费锦心，并饫珍饌。别后马首东指，承欢匝月，即又束装。正拟探访游踪，适秦含章有札致弟，道足下依红仍旧，高山流水，入耳同倾

；既非弹之不调，何必碎之遽去耶？津盐带水，驿使时逢，折柳赠梅，勿虚所望。

一二四、还陈友徐银

道经历下，几阻穷途。深荷惠假朱提，得以脂车遄返；而羔羊美酒，饱饫莲芬，此谊犹时时在抱也。

弟子腊尽至家，灯宵后仍当赴馆。春盘甫醉，鸿爪难留。嫁线征衫，不胜惘惘！借款奉缴，祈收入。

一二五、戏告沧州诸友

前登蓉幄，辄扰郇厨。知己之谊隆矣，其如报琼无日何！归途至防家河，车陷泥淖，人亦坠入，无尺寸之肤不污焉。倘入画图，何殊墨泼？若申酒令，竟类泥塑，诸君得毋哑然一笑乎？

一二六、与梁又章

新正过扰春盘，旋即携眷出游。浮云一别，秋色将残。老表兄抚阶前之玉兰，栽幕裹之芙蓉，把酒掀髯，快当何似！

贱眷自抵东昌，日用虽可稍节；惟吾乡亲友，落落如晨星，愚弟兄负米遐方，不免势处孤立。中秋归省，适家兄自馆而回，十余年萍散蓬飘，小得团圆之乐。更喜慈帏康健，儿女平安，足以告慰戚爱。节后家兄回冠，弟亦仍返盐山。五载宾朋，本相浹洽；祇以民俗好讼，而郡友又喜吹求，置青毡于荆棘丛中，何复恋此鸡肋？弟束发游燕赵，谬承当道推许，行履所至，鲜不为耐久之朋；今之遽思远行者，诚不欲作辕下驹，与耽耽者实逼处此也。

一二七、又托谋事

张别驾旋省，数行奉尘青览。孰意老表兄为弟鸣其不平，先辱赐教，自非至情关念，曷克至此！

弟素本寡谐，性复绝恶，求疵摘瑕，由此而来。究之山鬼伎俩，亦岂遂能为祟？惟家慈年届望七，又系病躯，问爨嘘寒，需人侍奉。家兄负米百里外，势不能晨夕相依。弟更隔省遥遥，经年一返，甫亲色笑，旋驾征骖；是以一度辞家，辄洒老人之泪。兹闻署历城徐大尹改调聊城。聊为东郡首邑；而兄与徐公，夙有金兰之契，彼处刑名，旧数名世，倘得仰借鼎言，近托一枝，俾衰慈免倚闾之劳，即游子释望云之感，纫佩何可言喻！至此地有舍表舅冯璞山接替，不虞秦无人也。

一二八、慰北城兵马司邓丧兄

士有被一日之容接，而荣逾登龙者，湄于阁下得之矣。湄生平碌碌，无所短长，承令兄春圃先生不弃，六载相依。昨至都门，阁下赐以阶前盈尺，己为万幸；不意重蒙枉顾，饫以郇筵，青睐所加，无微不至。自分赁佣觅食，报称无由

；惟日祝阁下不次超迁，一麾出守，而湄得以驽骀下乘，供奔走于光风惠露之中，则此日仰炙斗山，未始非天假之缘也。

别后由潞河挂帆而下，洪流骇浪，几作波臣。廿五日到馆，不期令兄于廿九日逝世，牙琴绝响，流水无闻，追念平生，不胜感慨！阁下谊笃本支，自必倍深惨怛。然而荆枯鹤瘞，数实难回；况令侄继起多贤，亦可稍释雁行之痛矣。

一二九、谢朱松溪借银

雪泥鸿爪，游辙无凭；五六年来，徒深契阔。昨于都门把袂，真为意外之缘。而足下意气殷拳，无间畴昔。濒行几以旅囊告匮，致叹穷途，尤承惠借朱提，得免琴囊留滞，私衷感戢，何日忘之！

别后由潞河买棹而返，浮一叶于洪波急湍中，自分置身鱼腹，欲继青帘招领，绮馆烹鲜，恐此乐已成隔世；幸荷吉星遐照，得庆生还。记弟于六月廿五日到馆，敝东于廿九日逝世。甫离蛟窟，又失鸠巢；而宾主多年，一朝永诀，未免人琴之感！计日交案完竣，即拟东返；如山左不遇，仍作燕市闲人矣。挪项另容措缴。

一三〇、与梁又章

鳞鸿往复，忽忽自春而秋。“冷烟疏雨菊花天，霜露螯肥酒十千。”像踞床茂对之余，别有一种高致也。

弟于仲夏入都，期得近省，以慰饥鸟投林之想；讵意事机不偶，签掣陕西。风月空囊，势难远适；而余氛未靖，更不能投笔从戎，以故六月底乞假回盐。乃甫洗尘装，居停即归大化。一毡坐冷，未知席暖何时？拟俟交代毕后，暂一东返。前此聊城半塌，承倩陈赞老为撮合之山，会以徐公阻调而止。将来或即留齐，或仍入燕，游辙殊难自定耳。

一三一、与家芳谷

同宗同里，而弟在韶龄，兄已远驾，不获晤；即晤亦不复省记。嗣弟饥驱出走，虽闻名若雷，而燕云齐树，疆域攸分，又不获晤。且不获一致书于左右，歉滋切焉！月初自直来东，得闻古谊于家伯氏者甚详；兼承休戚相关，时询鄙状。辱荷先施之雅，益增疏慢之愆。

念弟自戊申北上，垂十四年矣！风尘浪走，无非藉不律以谋生。前岁川楚例开，谬捐未入，今夏签分陕陇，关山戎，难以远行，遂于六月内乞假回盐。九月初又开新例，强弩之末，无力过班，弃之食之，徒深鸡肋之叹。夏杪居停盐山公病故，为理交案，三月滞留。因念老母年高，原欲近依山左；顷以沧州周香谷刺史殷段招致，谊有难辞，已许月内就道矣。依人糊口，远近不能自由，转不如檀板芒鞋，行歌乞食，随处皆堪一饱也。

吾兄种莲濮上，美叶东南，有庾景行之芳声，无王仲直之寄慨。且闻来春南返

，团聚有期；视弟久滞他乡，未能一归旧里，回首驼峰竹月，狮岭烟萝，徒有寸心来去耳。

一三二、谢陈松亭雇车并托延医

鲁连城下，浮宅如萍，正以门闾萧条，时增内顾；幸荷八兄热肠古道，遇事相关，求之于今，何可多得！濒行几似孟尝门客，致叹无车，复承鼎力代筹，得以整装遄返；觉一路车尘马足，无非戴德而行也。

弟子初五日抵馆，案头尘积，几如身到山阴，有万壑千岩、应接不暇之势。因思庖丁解牛，一日而解十二牛，其批郤导窍，正不知若何游刃也。

朱竹村先生医理精纯，直追扁鹊，但家慈年衰病久，不堪伏枕呻吟。为我致朱君：用药如用兵，兵贵神速，出偏师以制胜，此其时矣。

一三三、代友致龚未斋告苦

弟以风尘俗吏，荒落有年。承先生爱顾之隆，加以刮目；入座则香芬兰茝，题笺则囊赠珠玑，数载以来，极声气应求之乐。窃谓近依莲幕，请教正长；诂弟弱体支离，真元久乏，去冬别后，病益加身。六月中又转脾泄，百药罔效，延至二十九日，奄奄垂毙，自分残灯无再焰之膏，枯菱绝重萌之蘖，随风委露，夫复何言！

念弟江右书愚，备员冀北，先署各缺，瘠苦异常。嗣补遂城，当疲敝之冲衢，值饥馑之歉岁，百端赔累，心力交枯。旋蒙量移高城，亦属民刁俗敝，展布为难。而弟冰竞自矢，又不敢稍存不肖，非剜新而补旧，即借东以应西，亏累之深，实由于此。向荷郡伯独加青睐，满冀获迁善地，俾因公之逋负，得以逐渐弥缝。岂意恩重莫胜，灾生不测，沉疴难起，水隔慈晖；家乡无寸土之遗，儿女有穷途之泣；官场至此，当亦先生所闻而恻然者！然而茹苦谁知，含酸自咽，若向悠悠以申诉，徒谓咄咄之何来？惟郡伯以至仁之心，为如天之覆，譬诸赤子，对慈母而有苦必号；恃有严君，见爱子而情无不动。用是几回伏枕，不禁哀鸣！将来交代事宜，悉已沥陈另禀。嗟乎先生，明冥异路，永从此逝，蚊负难偿，狐丘莫返。倘怜而见恤，俾获全已覆之巢，将死而有知，誓永结来生之草。

一三四、谢龚未斋

许元度出都，刘真长九日内十一诣之。弟前日在郡，数数过晤，殆不止真长之诣元度者。足下垂情旧雨，每相见必款接而饮食之，红友一樽，白鱼双尾，风致何减莼鲈。廿六日回车甫发，好雨偏缝，亟趋候亭，征衫已湿。无非冷炙残羹之丐，亦受栉风沐雨之劳，静言思之，此行殊不值耳。

一三五、酒醉与刘纫斋

少饮辄醉，惟陶彭泽有此高致。弟昨晚被酒，颓然一枕，不自知其为葛天氏之

民、无怀氏之民也，几几乎有羲皇上人之风。举以自解，得毋粲然。

一三六、解龚未斋为人谋馆疑

立秋前一日，得手书，谓省友以弟有赴补之举，周公有另延之心，而欲浼足下为曹丘生者。弟始闻而信，继思而疑，盖以长芦案牍，如其多且奇也。弟本短于才，疏于学，商鉅驰河，难以及远；弟即无改图之意，安知周公无易友之心？不然，何言者之凿凿也？故始闻而信。第周公平日之竭诚尽款，不以弟为短于才，疏于学，而远道以招之，虚己以听之。相处九阅月，弟固不肯以丛脞负所知，周公亦未尝以弟为素餐而欲他求也，则又似传者之非真，故继思而疑。及出手札示周公，公輒然笑曰：“若而人者，可谓明于谋人，闇于谋己矣。夫以葭村之既得一官，必使赴补，理也。沧州之不能无友，必需另延，亦势也。揣之理与势，而为葭村与沧州谋者，岂不至周且备？独不思葭村即欲赴补，沧友即须另延，其人亦宜怀瑾抱璞，为席珍之待；从未有以龙断之子叔疑，作入幕之庾景行者。彼不自爱而自媒，则其自谋之闇也，君何尤焉？”顾弟思之，物必腐而后虫生，今物不内腐，而虫自外入，足下以为不可解，弟窃有以解之。盖周公八年而十易其友，馆于斯者，往往席不暇煖。弟自去冬迄今，已越半载，被必曰：“以其时考之，则可矣。”遂贸贸焉求荐于足下，初不料足下之不肯贸贸以荐也。且彼亦知前去之友，如陈柳汀会试留通，沈褰亭因病解馆，孙位三为旧东李峨洲所延，此数子者，皆有故而去，岂真周公之不可为耐久朋哉？虽然，鹊有巢而鸠思居，虎有穴而狐思凭；物类如此，人固宜然，信手答书，同博一笑。

一三七、答龚未斋索信

嫫母遇西子而掩袖，拙匠见班氏而藏刀；非嫫母之不欲显其形，拙匠之不欲奏其技，而故高位置也。绝世之色艺在前，则陋质庸工，不敢自炫。而为西子与班氏者，不自咎其色之美，艺之巧，足拒人于千里之外；乃反咎人之不呈其形而奏其技也，则过矣。

足下辞令之妙，冠绝一时，每一披函，陆离满目；弟即枯肠搜尽，万不能源源而来，故宁蹈疏节之愆，不作频投之简。足下不自咎，而以弟为高自位置，不犹西子咎嫫母之不呈其形、班氏咎拙匠之不奏其技耶？

虽然，弟之计亦左矣。夫投李因以报琼，抛砖乃能引玉；今因有西子班氏，而不敢呈其形，奏其技，则西子之芳泽不获时领，班氏之神巧不能全窥。是嫫母拙匠之自暴也，自弃也，而非高自位置也。足下见此，得毋曰：是故恶夫佞者耶？

一三八、复沈少堂

嵇康思友，曾来千里之车；范式登堂，亦践三年之约。月前锦樯适馆，竟似东

来紫气，潜度函关；幸而合并有缘，得以攀留永夕。觞飞璧月，座接光风，小园丛绿中，凡卉为了焕采。正以快逢荀令，定留三日之香；不图越宿解维，一苇竟去。盈盈带水，结念何如！昨者五朵郇笺，忽与云外天香缤纷而下，临风盥诵，深慰企怀。兼稔健履复元，则文酒琴歌，兴复不浅；第不知黄花开日，肯再枉高轩，勿负平原十日约否？

一三九、请陈松亭代照应慈棡

昔人谓得一知己，可以无恨。弟在东郡，落落寡俦，独蒙八兄雅谊殷拳，频垂青盼，寸衷衔感，罄楮难宣。

别后于月之十二日到沧，虽布帆无恙，而载主播迁，伤心满目；浮云游子，已难为怀，况甫遭失恃者耶！

贱眷僦居州署之东偏，垒覆巢倾，经营伊始，苦状概可想见。所最难安者，白杨萧寺，慈棡孤悬。愚兄弟远出依人，不克时时展谒；伏祈八兄代赐光照，妥先灵，此尤弟所望风而感泣者也。

鹤桥所嘱，刻未去怀，第燕赵多佳，今不逮古，容物色得当，再行奉报。

一四〇、答盐山县沈辞事

客岁小春一别，星纪忽周。今夏在都，知台从亦莅律门，走谒未晤，帐然者久之！自此云停月落，道里睽违，惟有侧听琴声，私心向往耳。

昨潘松亭至沧，出示手缄，承阁下殷殷垂爱，徵及菲材；兼恐家室难安，假以馆舍。凡所以为客子计者，无不曲尽绸缪；知爱之隆，感且不朽！惟湄承香谷先生推心置腹，相依年余，揆之于情，似难恣置。捧徵书而却拜，此意惟阁下谅之。然而龙门在望，攀附良殷，鱼耶水耶？安知不天缘之后假耶？

一四一、向沧州刺史周索酒

承许佳酿，久未见惠。“道逢麴车口流涎”，此情殆有过之。幸勿曰：“前言戏之，则予忘之矣！”

一四二、代复盐山县沈失窃

某公署内失物，遽以专房之二美，指为胠篋之一流。弟廉得其情，婉为请命。彼亦自知惜玉，不愿还珠矣。

一四三、邀孙位三饮酒

良友难逢，菊花依旧，满城风雨，我怀何如！足下既不肯命驾而来，弟等窃欲作造庐之请。刻即扁舟访戴，幸沾黄娇，以当白衣之送。如获同舟而返，尚疑笑把茱萸，重醉朗吟楼畔也。

一四四、慰陈笠山丧子

良友迢迢，菊花寂寂，感怀时序，不禁怆然！前由漪园处寄示手缄，惊知令郎玉折，深为惋悼！时有内控之案，居停奉檄星驰，仆亦与之偕往，慰问迟迟

，良由于此。吾侪依人作客，惟是膝前爱子，相与为欢；不意兰芽甫茁，疾雨遽摧。西河北郭之伤，在足下情难自己；然达人知命，要不以已然之事，作无益之悲。且二令郎令爱，先后出花，庆符吉相，双珠在握，亦可藉以自宽矣。

仆自遭失恃，百事俱灰，所最难安者，慈榭孤悬，奉归无力；每思入土为安之义，无不梦寐系之。重九前二日，为先母小祥；秋霜春露，忽然一周。本拟匍匐东归，稍申哀荐；乃因馆务牵绊，未遂乌私，徒自望云洒泪耳。三女年已及笄，正当许字。祇以南方戚好，阔绝多年，千里联姻，殊难择偶；而北方作伐者，大都纨绔一流，又不当意。且内人母女情深，亦不忍以异日言旋，远离割爱。向平之愿，坐是因循。小儿随馆读书，姿禀尚不甚钝；惟是十寒一暴，作辍相寻，正如野马笼头，骤难驯致，恐景升儿终成豚犬耳。至于服官一念，心灰意冷。忆当年竭力报捐，原期借矮屋之微糈，供高堂之禄养；而今已矣！未捧毛檄，先泣莪诗，仆复何心，尚图进取！所冀稍余资斧，扶柩南归，俾得窀穸早安，不致久委风露，则此愿为已足矣。

一四五、慰龚未斋丧妾并答迟慰

同志则相求，同病则相怜，此人之情也。弟谓同志者或有时而不求，同病者则无时而不怜；然怜于迹，究不若怜于心者为尤挚。

弟自去秋失恃，踉跄而来，冬杪于冰天雪地中捧檄赴都，途次为风寒所感，归而病竟不止。履端后三日，仍服药，阅今一载，日与仓公扁鹊为友；又不能舍此毛锥，静加摄养，每念疾苦，窃自怜之！

春间闻足下病，继又闻失宠。得耗之下，为足下怜，更有甚于为己怜者！盖足下年届赐鸠，非人不适；何意好花易落，好月难圆，伤桃叶之遽摧，感朝云之长逝，情之所至，其何能堪！况值衰病相侵，衾裯半冷，嘘寒问燠，谁与为懽？此尤足下所悲从中来，不堪回首者。每欲致书慰问，恐足下当颐养之时，处烦恼之境，一纸相投，徒乱心曲，故未致尺书于左右。此正弟之略于迹而怜于心也。来书以弟无一函致慰，谓是爱之乎？怒之乎？弟窃以为子言过矣！

夫君子有自反之道，无求人之理，爱之怒之虽在人，而所致爱致怒则在我；我而可爱，人必爱之，我而可怒，人必怒之。弟与足下相印以心，相要以久，爱之不暇，怒于何来？礼曰：“君子之交淡以成。”弟之所以落落者，窃有味乎淡交之义，而欲自附于君子之末也。

尺牘心折已久，付之梨枣，定当纸贵一时。以弟谫陋无文，亦蒙采入，恐因鱼目而减夜光之价，削而去之，则为我藏拙多矣。

一四六、应沈聿新借银

小窗剪烛，快慰渴思；满拟信宿留，不意归兴太浓，启关而逸。开篆后，正

以蒲轮适馆，未蒙枉顾为疑；顷得手书，始知一片巫云，尚未出岫，何返旆之匆遽，而辞家之濡滞也。承谕缓急，付去甘金，实由倾囊无多，故未如数，祈谅之。

一四七、向沧州刺史周借米

家无儋石，已同臣朔之饥；廩有余粮，定许鲁公之借。乞谕司事一言，即发小米两石，庶几炊成巧妇，不致无米兴嗟；岂惟饌食先生，仅曰授餐有礼已也。

一四八、复沈一斋、陈笠山为女作伐

多情月老，好主鸳鸯，一纸红笺，飞来天上；以弟与漪园，夙有陈雷之契，宜联秦晋之姻。弟在会川时，曾见漪园哲嗣，华实并茂，器宇不凡，相攸得此，允称中选。惟以寒素之家，上联华胄，窃恐蒹葭倚玉，有辱冰人耳。承示年庚，恰与小女配合。而内人尚欲觐其禄造；此虽女人见解，良以百年偕老，必期两美同揆，弟故不肯拂其意而为之请。“珠联璧合”之奇，知必有以示我矣。

一四九、贺杨椿庄妾生女

乍逢萍水，即订金兰，古人倾盖定交，应亦尔尔。别后云停月落，寤寐为劳！昨闻莲室宵禡，样钟玉女。既雏凰之聿降，竚小凤之联飞。正拟驰贺一函，而朵云飞下，果如所闻，明月入怀，益为小星增耀矣。东君前诺，知被执讯者乾没，会当有以报命也。

弟佣鬻依人，客况如旧。小女定于岁内遣嫁，以弟秋水空囊，岂有明珠一斛？即此练裳竹笥，亦已几费经营。是以新例过班，逡巡不果；要知半通黄绶，两翅乌纱，得失总由前定耳。

一五〇、复沈褰亭代改禀稿

前过小斋，正以晶盐蔬食，有褻良朋；手书言谢，益增颜汗耳。寄示禀稿，细密周详，具徵老手。中间僭易数语，犹之村妇修西子之容，俗子饰宋朝之貌，不足增妍，反致减色，殊自笑其不量耳！祈再酌之。

一五一、复沈一斋为女定聘

承示纳采之期，择于小春初吉。以弟寒素，岂有百两之将？而裙布钗荆，在所难缺。拟承庙会，为绿窗贫女粗整嫁衣，不知行聘时用何绶色，先乞探示。如谓求玉镜之台，间兰田之壁，则失本意矣。

一五二、与沧州刺史周

自依莲宇，荏苒三年。蒙阁下寄以心腹，委以几务，古人鱼水之契，难以喻斯。临行极承见爱之深，坚订重联之约，而出疆有导，馈贐有文，高谊稠情，无微不至，古所谓感恩知己，殆于阁下兼之矣！即辰起居何似？想九重丹诏诏，瞬教彩凤衔来，西望霁云，曷胜企禱！

弟以菲材而遭知遇，原图日久相依，乃以獠犬横噬，不得不作避地之举。然望诸君去不忘燕，廉将军老犹思赵，古人风义，弟尝慨焉慕之；果使时地相宜，终当不负息壤也。

别后沿途留滞，十六日至沙河驿。因小女吉期在途，是以径至滦阳，先了向平之愿，再登元礼之门。惟是甫别一句，地逾千里，怅美人兮不见，托永好兮何如？追念前欢，殊难为抱耳。

一五三、与周刺史辩办命案

弟闻：“得一知己，可以无恨。”此非徒遇合于一时，绸缪于当境也；必于形迹相睽之日，怨尤交集之中，独能确然自持，不以远疏，不以言间，斯其为知也，乃足以千古。

弟自辛酉之冬，承阁下延至宾馆，殷勤款洽，礼遇有加，私心窃幸。自喜以为阁下知我，然犹不敢必其为真知也。迨相处日久，相与日深，觉神情意气之间，诚有异乎庸众之相待者。于是慨焉兴感，以为阁下真能知我，转笑前此之将信将疑，乃浅之乎测阁下也。是以三载以来，竭其愚诚，效其绵力，屏书峻擢，如愿而偿。自问一副热肠，一腔热血，不肯稍负所知者；良以阁下知之如此其真，而弟不以知己报之，是马逢伯乐而不鸣，剑遇张华而自晦矣。

去腊于冰天雪地中，随赴涿鹿，谳定而返。弟以事遭无妄，携砚来永，蒙阁下知遇益厚，缱绻于临别之时，丁宁于继见之约。且也出疆有导，馈贐有文。气谊之隆，于今罕见。犹忆濒行留句云：“此身好似卢家燕，不忍抛红过别巢。”

可见弟之恋恋于阁下，有不以去就易其心者。

自闻阁下解组对路簿，目不交睫者累夕，两致书于左右，俱未得报。嗣柯明府除道东来，亟询颠末，少慰下念。昨晤綯亭，道阁下旦晚回任，不禁喜极而狂！惟闻议者归咎于原办之失，则弟不能无辞也。盖原验本有缢痕，复检又有血坠，且各犯所供自缢之状，与初验所填自缢之痕，确相吻合。阁下穷力研究，又未讯有殴死招供，岂能舍有凭之明验，而定无供之爰书？今议者不察，以成败为毁誉，阁下虽无一言见责，而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；闻之亦未免介然于中，此则弟痛心疾首，不敢隐默以任咎者也。明知孟尝门下，已无取乎鸡鸣；敢冀燕昭台前，尚见收夫马骨？特以阁下知之如此其真，而犹未能确然自持，不以远疏，不以言间，信乎知己之不可恃，而士之屈于不知己者，可胜慨欤！计秋差治道，车骑东来，尚可握手倾谈，藉明心迹。先肃寸楮，用布区区，伏维昭察不既。

一五四、答沧州刺史周

以半年之契阔，接两面之殷勤；甫罄离怀，又增别绪。回忆依栖莲幕，晨夕追陪，觉人生聚散之缘，不殊海萍云鸟，言之可慨！顷得沙河驿发寄手书，知台

旌取近而回，瞻望后尘，蕴结奚似！且以不腆将意，犹辱齿芬，则增我颜汗矣。

一五五、复陈笠山

别来事多拂逆，意兴萧骚，春间两奉书而未即答，良由于此。顷又从秋漪处寄到芳讯，以千里之鳞鸿，写三秋之情绪；先施者至再，益令稽答者增惭矣。

阁下品谊卓犖，迥出时流，宜乎宾馆蝉联，朋簪志庆。然树旗鼓于新历之邦，究不若安笔砚于熟游之所；况一家浮寄，照应乏人，徒使绿鬓青眸，悬悬两地，于计诚为未得。至若援例加捐，有志者自应尔尔，异日千霄直上，为仕途中第一流人物，较之仰人作茧，傍户营巢，不几有天渊之别欤？

灿文自北而南，一路顺境，正以乘时冲举，远大相期，不谓花萼摧残，鸰原增感，闻之殊深恻恻！

仆于二月杪送女溧阳，旋来永郡。雪鸿爪印，随遇而安，尤喜宾主交孚，室家无恙，足以告慰知己。惟去冬涿鹿之案，上游以周刺史检验不实，参奏解任；继又以误会原情，请予开复。在当道自谓平反得当，而原验缢痕血坠，一概抹煞，且归咎于捉刀之人。不知此案稟蒙傅廉访许可，而始出详；官验之而官审之，幕中人不过依题作文，岂能任咎？因思廉访若在，则手握智珠，必不另起波折。“翻手作云覆作雨”，吾道其尚可为耶？

一五六、谢沈漪园惠酒

蒙弟雅爱，屡以佳酿见贻。若问沽价于尼山，似乎涉泛；而醉醇醪于公瑾，未免多情。计惟留待新年，共罄瓮头春色也。

一五七、劝陈浩如回里

宝三来，得手书，慰念无似！香谷先生，十年淬砺，今果双熊五马，擢守名疆。而转计负累之深，逢时之晚，此离巢旧燕所为一忧一喜也。承嘱砚地，无不关怀，惟左近无机可乘，容缓图以报。

弟以孱弱之躯，寄劳形之地，宵灯晨砚，愁病兼之。回思二十年来，历境何尝不顺，至今母枢未返，旅囊仍空，惟留此半担琴书，一肩风雨，作东西南北之人，每自寻思，不胜感慨！因念足下游历燕豫，几及廿年，苍苍者变而为白矣。客中花月，谅已饱尝，故国莼鲈，岂终无意？况令郎克自树立，则菽水无待己谋，何必以垂老多病之身，为背井离乡之客。昔放翁有句云：“及身强健得还乡。”弟尝三复斯言，低徊不置。自知苦累未满，家食难安，而举此以劝足下者，实缘数年知爱，一往情深，伸纸吮毫，不禁喋喋。如果鄙言可采，即与香谷先生同舟南下，计榴红蒲绿时，尽达家园。尔时回首风尘，得毋笑许子之明于谋人、拙于谋己耶？

一五八、复黄馥堂、秦云阶订盟

莺啼红树，求友声殷；喜萍水之乍投，即金兰之交契。灯红酒绿，飞觞则醉倒玉山；茗后香余，联句则敲残莲漏。每怀高雅，殊愜心期。惟弟猥以菲材，谬承挚爱；虽附鸡坛之列，弥惭骥尾之随。所冀他时分道扬镳，果获仰副期许，则赠句为不负耳。

一五九、与迁安县王荐友

顷得贵友俞君札，知渠鼓盆抱戚，解馆而南。想前席已虚，别须延访。且琴轩晋省，则莲幕不可无宾；而秋水伊人，一时势难远致。因思槐卿章舍亲，向曾受知于阁下，虽前缘之已判，讵继见之无心？弟故不揣冒昧，重为说项；如欲相延，则近在同方，罗致尚易。惟束刍不足以縻良骥，滴水不足以养尺鱼，阁下固善将将者，度亦欣然乐从，以谓“多多益善”也。

一六〇、却周松涛称呼

去岁闰夏之杪，曾致一函于北路厅署，正以未奉琼报为疑。嗣闻漪园言，乃知塞外青油，已安徐榻。顷奉手翰，谓去夏曾颁双鲤，而弟尺素之投，未识曾否达览？岂往者来者，均付石头渡口耶？

足下以南金东箭之材，为泛绿依红之客，交孚针芥，福萃琴樽，此鄙人意计中事，得书为欣慰者久之。

弟来此孤竹，荏苒年余，宾主相投，室家无恙，足以告慰知己。漪园才华意气，卓尔不群，乃天不永年，一朝千古，可胜悼叹！幸乃郎年已弱冠，华实兼之，可谓故人有后。枢属现寄滦城，中秋前当料理南返也。至弟叨附兰谱，齿列雁行，足下不以弟视而以兄称，似乎谦非所宜，抑将拒而不纳耶？此后幸勿乃尔！

一六一、复牛云洋

海萍云鸟，聚散无端。“别时容易见时难”，每忆高情，辄深怅悃！即辰起居纳祐，不烦赘颂。献邑政务纷繁，僚幕未免交瘁；且年来民刁俗敝，正如张长史论书，不无古肥今瘦之异。所愿二槐先生早飞鳧舄，拾级连登，此则千里故人所昕夕颂祷者也。槐卿多才善病，恐其年少心性，服食靡常，诸望爱护及之。

一六二、谢张翼堂惠扇

三年聚首，一旦分衿，手翰颇来，倍增离索！弟自别后，益复无聊，裹足斗斋，几同老衲。回忆曩时徵逐，偶俱无猜，兴酣则绿盞交飞；令到则红牙细按，此情此景，如在目前。不意一曲骊歌，顿分双袂，抚今追昔，能不依依！承贻画筴，快挹清风，香罗细葛之间，当奉扬于不尽矣。

一六三、谢献县冯惠物并慰被火

两奉华翰，深荷注存；频来陇上之梅，益绕梁间之月。弟自分浅才，毫无赞益

，正以有辜知爱，负疚良深；乃蒙厚贶遥颁，情文备挚，觉赠贻之非分，益愧歉之交萦，却恐不恭，谨拜登受。

献邑政务之繁，甲于全直，一经大才展布，自必游刃有余。从兹誉望攸隆，声华聿著，莺迁鹭振，指顾可期。闻贵署偶遭火警，此盖以炎上之象，预兆如日之升，小有耗折，当不在意也。

一六四、复牛云洋

素心天各，历春而秋，系念之私，无间两地。中秋后三日，远辱手简，时弟正在冗场，未遑作答，知己其谅我耶？即辰起居何似？闻慈竹有平安之报，维桑叶大有之占，此游子他乡所同为欣慰者也。但不知昨岁言旋，曾徵熊梦否？卢龙交代，谬承二槐先生谆谆见委，谊无可辞，一切已详彼信，定均赐览。

弟入秋以来，意兴萧索，旁观者以为错情易意，太觉颓唐。弟亦不自解其何故，大抵劳与病俱，病与愁并，所自来也。小儿血症未除，虽不废学，徒虚名耳。家兄以姜伯约而佐刘阿斗，鞠躬尽瘁，动辄得谤。夏间叶君催赋至昌，适逢雨雹，其事与叶君渺不相干，乃彼以何公谓可鱼肉也，冀得一中人产，饱其欲壑，因家兄梗之，遂怀怨望，而以不顾民瘼，饰稟宪听。幸何公具稟在先，无甚谴责；晋省云云，其传者之非真也，或叶君之借题说法也。祝太守两弟，同膺鸚荐，而沂斋独遗，可为扼腕！然一寸明珠，或不致终沉沧海耳。

一六五、答酈勳亭璧谢节敬

前奉朱提，聊以献岁。自笑菲同井李，岂污仲子之糟？何期馈等盘餐，概返重耳之璧。辱在至威，似不宜介介若此。兹寄去例价一函，祈收入。

一六六、复冯璞山托谋事

我留燕市，君去闽疆，彼此播迁，瞬经六载。九月杪，忽荷郇云遥贲，知文驾仍为冀北之游，虽未获即奉清光，而寄柳赠梅，从兹易易，良深慰怍。惟青宇令弟，未展厥抱，赍志九原，不无瘞玉埋珠之恨！犹喜吾兄归后，庆育长庚，藉慰远人心素。

弟自沧州接就北平，虽半毡未冷，而大事重叠，依旧空囊。以故先慈之灵，甫于去冬归葬；又因行资莫措，未克亲送还乡，不孝之罪，擢发难数。小儿读书，尚不甚钝，惟放豚之性，驯致为难，终恐秀而不实也。庾郎宾榻，无不关怀，所虑僻处边陲，见闻甚梗；而左近诸馆，又皆蒂固根深，是以潘松亭乔梓屡有信来，无词以对，惟有中心藏之，力图报命耳。

叶三兄契阔多年，意兴何似？犹忆酒酣耳热，唱大江东去一阙，不觉灯影摇青；曾几何时，而驹光易逝，萍水难逢，可胜惘惘！希为道候及之。

一六七、复永清二尹何

一别沧江，载逢上谷，流光转睫，几度春来。祇缘未息鸾栖，不获一通尺素。

顷奉手示，知以作楫之材，暂屈哦松之署。桃花涨息，庆利导于安澜，鳧舄云腾，竚升恒于指日矣。

弟乙丑仲春，蓬转孤竹，虽一毡可煖，而春蚕作茧，亦徒为人成得嫁衣耳。前此签掣关中，旋以新例频开，过班无力，已绝燃灰之想；要知黄绶青袍，原非泥涂中所能希幸也。

一六八、慰袁引之被谤

人如秋水，宛隔蒹葭；书寄春风，何来鸚鵡！正喜浴兰应候，五丝叶戩穀之麻；顿教采葛抒怀，一枕释相思之梦。伏维足下以机云之丽藻，擅庾阮之风流；绿泛蓉池，腾誉则群推一二；青开莲榻，缔交则美尽东南。况乎霁月衿怀，足消鄙吝；纵有翻云手段，何启猜疑。乃细绎八行，似难甘于织贝；岂同居一室，尚施毒于含沙？默揣因由，莫寻端绪。惟是诬金不辩，古人之雅量可师；唾面自干，此日之和光宜尔。无端之毁，安足萦怀？不敏之言，定蒙采纳。

一六九、谢猷县冯惠物

足下郊寒岛瘦，弟闻之稔矣。不意远辱赐函，重蒙厚贶。念自纳交以后，承阁下缟纈情殷，屡叨清惠；曾乏涓埃之报，徒增衔结之私。兹复以笔墨纤劳，分裁冰玉，拜登之下，觉阁下之用情愈挚，而弟之抱愧益深矣！

日来菊秀萸芳，人知秋澹，想见彭衙清晏，奉侍增欢，足慰远入企颂。弟劳劳金线，镇日埋头，对此芳辰，莫开倦眼，“竹叶于今已无分，菊花从此不须开。”三复斯言，可胜怅惘！

一七〇、贺天津县丁到任

客夏鱼雁往返，继以嫁线劳形，不获寄遥情于尺素，阁下其谅我也。

析津濒海要区，帆驰毂击，自非拨烦治剧如阁下者，不足以当斯任。今果载清猷之鹤，而移宓子之琴，德政所敷，上下交契；双旌五马，指顾超迁，可胜欣贺！

弟笔耕墨耨，日埋头于尘牍之中。近以秋霖为虐，郡属被涝者多，捉笔依人，同增劳攘，几不知平分秋色，光满银蟾，亦适见铅刀之难为用也。

滦阳交案，历三年而未结，不知作何究竟？然阁下一议再议，款目已明，纵方伯有调算之文，要可不烦往复耳。

一七一、复永清二尹何地方被水

夏秋霖雨为灾，诸河并涨，报漫报决，时于邸抄见之。阁下任重宣防，正切杞人之忧，得手书，始悉安澜有庆。此济川巨手，上游拔擢异能，断不久淹双舄也。永属处万山之中，其水发源口外，所恃以达海者，惟一线滦流，易致泛滥。幸灾区十仅一二，雁户无多，抚之尚易耳。汪君事当留意，勿以为念。

一七二、代托章凤岐向友索赌债

夏间署有家人，携眷归里，因途资莫出，司阍者为之集腋；而某别驾适在其位，手谈不利，阍人已代为之偿。弟亦失马之翁，本可作壁上观，乃阍人不敢请命于别驾，数求缓颊。固思阁下时与往还，可否如菩萨说法，使天花缤纷自坠，是亦佛门中解脱之一道。若少露色相，难免金刚怒目矣。

一七三、托仇笔山卖酒

弟性嗜酒，又生于酿酒之乡，差喜与酒有缘。自饥驱北上，便觉渺不可狎。然通都大邑，有酒沽我，不过善价而售，或相倍蓰耳。及至北平，于万山中觅欢伯，非直连城比价，且同乞自微生，偶一持杯，双眉欲皱，直使未饮而心先酸矣。前闻足下以酸酒还饮酒主人，监使立尽，如此觴政，可谓不恶而严。今者小价自津运来南酒，色香味俱佳，当此黄花将吐，紫蟹初肥，正足以佐贤东南觴咏之兴。其价每坛以八钱为率，用即来取，会须痛饮三百杯，扫除山陬酸气，如何？

一七四、托阮复斋照应友

前接小婿之信，知履端晤教，兼承注问；刻下蒲轮返馆，想红莲与红榴齐开矣。

署卢龙徐明府，系吾乡包家山人，向以申韩游历幕府，上年大挑来直。其人才德兼备，前在永年，与藹堂为莫逆之交，今来孤竹，仆亦极相投分。因闻足下品诣卓越，常以不获识荆为憾。今奉檄治道佛耳门；道为宛平所辖，喜得假缘过访，晋接之下，必有相见恨晚者。惟徐公初次除道，而所派段落，又盘错难施，如何代筹处，乞以近水之月，分光赐照，则友谊乡情，于此交尽矣。

一七五、与余竹泉退酒

薄暮归程，春风料峭，不识据鞍顾盼者尚能禁耐否？忘年好友，每相见，辄依依不忍去；不自知其情之何以绵结也。尤喜足下雄饮善饭，矍铄如平日，为快慰者久之。昨携青州二从事，仆人用其一而返其一，彼以为忠主也，独不解白衣送酒故事；仆陋如此，主可知矣！计惟留此黄娇，迟足下于绿肥红瘦中耳。

一七六、劝牛云洋纳妾并代亡友告帮

春杪承惠手书，时弟留滞潞河，回郡始得展读。蒙以远人注念，兼知旧恙全捐，感慰奚似！惟思足下食奔衣走，滞迹遐方，既不能接着而来，又不获依时而返，膝前兰桂，似不宜迟。窃以名果旁生，嘉禾歧出，诞育初无二致，曷不早谐专宠，以应熊梦之占？想当局亦筹之熟矣。

弟于月之六日回永，浪萍风絮，一任东西；嫁线劳劳，概可想见。夏初有假贱名诳赚者，幸已访获究治；似此诈谗难防，莲花幕亦生荆棘，可不畏哉！

槐卿之病，旁人咸以为危，屡劝南还，绝无转计。重九后，赵明府招之赴乐。明知残灯就熄，尚谓余烬可延；不意到馆未及兼旬，即于十月初一日丑时作古

。弟于初八日驰往，已承赵明府妥为备殓，所存行李，遣其仆人送省。少年浪迹，异地招魂，言之实堪酸痛！惟是槐卿数年幕橐，尽作捐资，身后所遗，仅数十金耳。上有白头之母，下有绿鬓之妻，弱息孤儿，悉皆幼稚，其所恃以为活者，惟指槐卿一路；今生机已绝，则待哺何来？恐死者不能复生，而生者行将就死。弟为再三筹策，拟将遗存之银，岁内寄回接济；再于其戚好中，纠集二百余金，除明春送柩之外，存起二数，交其外舅沈君，代为生息，每年存本动利；庶事可经久，而家以苟全。永属如赵明府，并弟接荐之友，皆许协助。此外可以告语者，亦甚寥寥，将来缺少几何，计惟弟为包贴。因思足下与二槐先生，古道夙敦，而与槐卿交情尤挚，念兹存歿，应亦恻然！在足下自处非宽，初不以有无分疏密，惟祈转恳二槐先生，从厚贖贈，俾得集腋成裘，拯其颠沛，即不啻足下赐之矣。

一七七、托滦州刺史吴卖笔

因人碌碌，浪走风尘；昨自潞河回郡，承示大作：诗追元白之神，赋撷徐庾之藻；雅人深致，仙吏风流，阁下兼而有之，心折殊难名状！

兹台亲寄销湖颖数百管，试之尚属精良。因思用必归于适宜，物必投于相赏，阁下公余啸咏，珠玉满怀，非有五色麟毫，不足以助清兴。用敢寄奉珊架，内三钱者六十管，二钱者二十管；倘蒙照数存销，非惟志爱屋乌，亦为管城子庆得所矣。

一七八、谢通州诸友

萍聚而合，蓬飞而分，游辙无常，动增别绪。承诸知己雅谊真挚，饫以华筵，红烛金樽，兴酣德饱，感谢何可言喻！即辰起居纳福，想见虚窗月白，梅影横斜，好友围炉，兴更不浅也。

弟于初六日抵永，因槐卿章舍亲病故，又有乐亭之行，昨始回馆，埋头尘牍，劳状可知。而追念前欢，宛如昨梦，新交旧契，令人云树为劳矣。

一七九、复刘少白

交同倾盖，谊切投胶，虽一面之微缘，亦三生之厚幸。正怀落月，忽捧朵云，伏稔足下福萃琴樽，兴酣歌啸，红莲十丈，春生徐稚之床；绿水一奩，清映庾郎之榻。每钦钦其在抱，用惓惓以摅怀。

弟自愧疏庸，猥存契爱，陈元龙之雅量，湖海同涵；孔文举之高情，交游遍及。他山在望，正藉磨砢，带水遽分，乍形间阻。马将嘶面已懒，莺欲别而频啼。今朝消尽离魂，愁看旗亭之柳，他日寄将远意，幸来驿路之梅。

一八〇、辞保定太守吴聘

游士倾心硕望，不啻仰泰山而瞻北斗，祇以韦布缘慳，未获一亲僑采；乃荷郇笈下贲，徵及菲材，捧诵之余，欣感交集。伏惟阁下鸿猷夙著，莠禄沙崇膺。

横翠楼前，白鹿载郡朝之化；临漪亭畔，红渠生幕府之辉。竚看骏烈巫昭，崇阶叠晋，翘瞻五马，忭颂难名！

湄砚食燕山，自惭谫陋，猥蒙阁下识诸俦类之中，俾厕宾朋之末，依红有自，实所乐从。奈自三月以来，心神拂乱，百病纠缠，一切为陈七兄所深悉。是以前奉大府徵召，亦竟坐此因循；若冒昧仔肩，恐以丛脞，负孙阳之顾。龙门咫尺，攀附未能，徒自向风昂首耳。

一八一、与陈笠山

双鲤迢迢，不通音问者数月矣。蒲节后，为上谷吴太守相邀，下车造寓，始知驾已南行，未由一陈衷曲，怅快何知！

顷晤吴六兄，得闻近状。足下以投效之余闲，作宾僚之领袖，樊川名重，定借十年；宗慤风长，行看万里，此大丈夫得志于时者之所为也。远途怀望，慰藉良深！

仆自七小儿痘殇之后，大儿、八女、九女，均因出花而夭；四十日内，丧亡相继。廿四年蓬飞萍荡，向以贫也非病，所自慰者，膝前一块肉耳。不期疾雨倾巢，竟无完卵！欲留则门鲜五尺；欲归则田乏十双。而内人则思子情殷，病从心起，更无可解之术；每于灯昏漏转时，觉人生泡幻，百念俱灰，早不知披发入山，得以万缘都净也。

此来迫于诸累相缠，又重以大府淳命，强病治牖，忍泪看人，大非本怀所愿。幸居停推诚相与，姑为片席之安。惟是两鬓添丝，一身如叶，风尘牛马，究竟何为？若金闾有砚可耕，誓不作燕市飘零之客。此非徒以杏花春雨，风物堪怀；实图地近乡园，俾老病荆妻，得与爱女往还欢聚，或可解其隐痛耳。推之挽之，是所赖于知己！

福言潘君，在仆处勩理匝月，是亦铁中铮铮者，足下罗而致之，益足增其声价；挑灯共话时，细询鄙状，其谓我尚有生人趣耶？！

一八二、辞保定吴太守聘

湄浅才薄质，碌碌无所短长，蒙大府盼睐有加，招致油幄，授餐适馆，未始无文；椽竹爨桐，安敢自外？顾湄依人压线，垂廿五年矣。父母异穴，窀穸未营；儿女去怀，笑啼顿隔；加以中馈属多病之体，鰥生当重累之余，避债无台，煮字为药。此而不图归计，夫复何为！且心灰气沮之人，即使勉力从公，亦恐有滋丛脞；退而蠖伏，正期不负所知。若以馆穀为去留，湄虽寒索，何至等錙铢于性命，与公卿为抗衡耶？要知《缁衣》之好，自古为难，《黄鸟》之歌，于今滋戚。公言朝以入，则湄夕以出矣。区区之心，伏冀鉴察。

一八三、谢友惠火盆

承惠火盆，是念范叔之寒，而煦以伯鸾之热，觉几案间拂拂皆春气也。饮和食

德，令人每饭不忘矣！谢谢！

一八四、复宋柱川纳妾

津瀛一衣带水耳，坐令三秋风月，半入孤衾；桃叶迎来，抑何濡滞？弟勉置一姬，绝不当意；以故宵衾虽抱，尚为太璞之完。晚稼有收，还拟别寻嘉种也。

一八五、复任问松

缘缔三生，会疏一面，忽朵云之飞彩，惊霁月之流辉。几幅乌丝，撷宋艳班香而舒藻；数行淡墨，萃古肥今瘦以同工。才媲龙门，策投燕市。曾忆团焦亭畔，依红留庾榻之香；早期横翠楼前，结绿长卞门之价。乃承过爱，谬以贱子为知音；更荷先施，喜得孟公之尺牍。同为弹铗歌鱼之客，鸿爪勾留；幸此稽山镜水面来，萍踪邻比。青云在望，谨志雅于盍簪；白雪当场，敢忘情于顾曲？

一八六、附任问松原札

夙钦绣虎，雅慕登龙；分隔云泥，音疏鸽鲤。昨劳轩驾，未能拥彗以迎；再谒门墙，不克抠衣而见。虽阻瞻韩之愿，弥殷慕蔭之诚。欣惟先生德望日隆，谦怀倍抑；爱才若命，举善从长。自昔汝南擅品题于月旦；即今冀北重声价于骊黄。故皆引领高山，而欲见知流水也。

弟自惟陋质，久弃荒陬，素无王吉之交，弹冠罔庆；终鲜孔融之荐，怀刺靡投。倘九万青云，许层梯而可附，则三千东海，登彼岸以匪遥矣。

一八七、复冯璞山谋事

问松品格之雅，笔墨之超，诚如来緘所云；承嘱自当在念。惟会城人满，片席之谋，不啻十八滩前逆流而上，篙师无力，空自徬徨。顷为家兄位置隆平，不知乱流急湍中，得以安稳一叶否？倘能衔尾而进，断不能作壁上观也。

一八八、向内翰祝索字

景侨制府雅慕法书，欲窥全豹；阁下因先有缔姻之议，误认为红叶之媒，遂以赤绳别挽，不复相尔，何其左也。得信后，彼又谆问。刻即书寄一册，不然，转似良贾深藏矣。

一八九、复杨研斋劝纳妾

仆少年得子，九岁而殇；中年所育，复连遭摧折。来书谓南蔗宜于倒啖，谏果可以回甘，谆谆以置妾为劝，此意良厚。念仆早衰多病，及今而图，犹虞其晚，况迟之又久乎！其所以悠悠至此者，始则津门访雨，人或从而尼之；既而选美金台，又以失之冬烘，买来凡骨。自此所闻所见，大都北地胭脂，终异南朝金粉，恐未必能逢如意之珠。而东隅已失，桑榆难收，此念亦复灰冷耳。

一九〇、与原任清河道吴

去夏趋送行麾，弹指流光，倏逾一载。曾与小同先生公函布候；而相睽既远，相念益深。幸于二世兄处，时悉起居安泰，下怀藉以少慰。

阁下才猷幹济，超轶一时，自车骑东行，大府殷情念旧，无时不深眷注。盖入而油幄襄勤，出而绣衣佐治，如阁下之练达有为，足以倚任者，实难其选，安得不念兹在兹耶？

缓赎一事，闻由原藉楚省办理，宅报自详颠末。燕中僚友，无不翘首拭目，盼切元旋；若湄受知独深，更不啻望云霓于大旱矣！要知丰城宝剑，晦无不彰；合浦明珠，去犹得返，其理有断断不爽者。客邸秋风，眠食诸祈自爱。湄两载??轅，勉强不律，而迂拘心性，尤在大府垂鉴之中，少得安其佣鬻。陈百泉先生时通音问，安适如常。秋兰机有可乘，拟即为其陈请。此如常山之蛇，击首则尾应，意盖为阁下开其先路也。

一九一、与李月潭

陇梅两至，以腕病慵书，稽答为歉！足下富于才而谨于行，吾党宜推为白眉。此行小试，仍足以展夙抱？弟尝谓处馆如啖蔗，久乃其旨弥甘；况伯乐遇纤离，未有不顾而相赏者。一榻春风，朋簪庆洽，当不效王仲宣登楼作赋矣。弟眠食无恙，惟膝前寂寞，顾影自伤！刻虽遍处寻春，正恐万紫千红，无缘攀折耳。

一九二、贺狄小同六十寿

梅雨黄时，一函邮复，度已久邀青览。荷月杪，为足下六旬大庆，回忆莲池雅集，木公与金母同来，雪藕与冰桃竞献。同人觥筹交错，预祝长春。今以稍隔封圻，未获躬与其盛。“遥知莲幕开筵日，遍晋霞觞少一人”，翘祝之余，且欣且妒！

重九前，吴渭涯先生抵保，欣知道履冲和，阁眷安适；兼闻章奏度支而外，复掌爰书。足下才比枚生，正足资其游刃；且砚租笔税，藉获加丰，亦计之得也。延陵寄语，深愜鄙衷；而于三年奉教之余，犹寻千里结言之约，此谊益堪纫佩！

弟重游铃阁，原非本怀，弹之不调，久作改弦之想，其如花落无情，丝牵有意，行云一片，复被勾留。兹虽订于来春，恐彼时仍难摆脱，则燕地之缘未了也。自惟碌碌，蒙中丞知遇之隆，足下挽推之雅，来克仰副厚愿；即便登龙，雪苑吹台，徒劳梦毂，殊自恨天缘之不假耳。

百泉先生定于月杪归里，岁内仍拟北上。渭涯先生以下石者多，未能托足。湘蕖亦以人满出署。笠山既未奏留，又难投笔，劳甚累甚。当时旧侣，恨文君再适长卿，老兴正复不浅也。闻衣云笛楼，各有就绪，出偏师以制胜，益足张吾军矣。启堂得侍蓉幄，日坐春风，自有“吾与点也”之契。子正前为二竖所困，时在念中，统希一一道候。

一九三、谢衡水县张惠物

久不晤公瑾，时深采葛采萧之咏。顷奉手翰，蒙以衡酒白菜相贻。红甲清腴，分雪圃霜畦之美；金波潋滟，胜梨花竹叶之香。既醉德于饮醇；更铭情于每饭矣。

一九四、托原任清河道谋事

客秋捧襁，正幸旧雨重逢，追陪有自；不意旌麾南指，倏尔睽离。湄又坐昧先知，有失趋送，金台柳色，犹黯然在念也。嗣闻阁下以绣衣之余绪，佐盐筴之鸿图。固知盛府元僚，非公莫属；而经纶巨手，要非一榻蓉池，即为鸾凤长栖之地。素心契好，盖无日不以光复前阶，望天南而企视也。

湄游历燕赵，几及卅年，先人未奠松楸，后嗣尚虚襁褓，久离乡井，计实非宜；且上谷人情，近尤恶薄，来春若能摆脱，准拟弹铗而归，不复作浪花风絮矣。惟是家无绿壤，囊乏黄金，则返岫闲云，终当复出。所冀红依绿泛，得与西子湖光，左右映带，庶免远道依人之虑。而浙中僚幕，素乏声援，汲引之阶，尚有藉于援手耳。

一九五、复冯璞山纳妾

选姬如选将，娘子一军，实难其任。年来简拔多疏，已如曹大夫将兵，三战三北；今为背城之借，若作壁上观，再一蹉跌，余烬不复燃矣！拟亲执鞭弭以从事，君其迟诸三日之后。

一九六、再答冯璞山无钱纳妾

相马者必于冀北，满拟执策而来，与伯乐为空群之顾；其如市骏有心，而台上黄金，猝难应手。且值败兴事，以故中止。往者不可追，来者不可续，殆天之不欲有后于予也。临池作答，不禁歔歔！

一九七、贺祝廉访升广西按察使

日前专力奉布一函，度邀青盼。顷阅邸抄，欣知阁下恭膺简命，秉臬粤西。溯自五马宣猷，甫十五年，而赤幢绣盖，峻陟外台，应知桂阳荔浦之间，庇棠荫者，犹思旧德；歌黍雨者，竚沐新膏矣。入覲后，星旆即当南指，值此长途溽暑，计惟一琴一鹤，尚易相随，想不以桃叶牵情，拥香车而并迈也。弟夙叨知遇，倍切欢腾！固期岁报三迁，曳履自辰星而上；还念光依十稔，同岑惜形影之分。盖欣贺之私，与睽离之绪，有不禁交萦而并集者，一阕骊歌，期相送于鸣驺过省时耳。

一九八、谢任问松惠帖

潭城与上谷，犹邾鲁也。两奉书而未一答，虽冗病使然，实无解于疏节矣！屈计中秋合并，而子不果来。遂使广寒深琐，彻夜风凄雨冷，元亮怀人，益无聊赖。即辰稻香菰熟，紫蟹初肥，拈残金线之余，计惟酒赋琴歌，方足消此佳日也。前书云云，不无感慨！然缙衣风逸，黄鸟歌兴，举世茫茫，大率类此；吾

济生逢其会，以行云流水处之，为第一应世法耳。

弟笔耕依旧，夏间非暑即寒，竟无三日之健，入秋渐就痊可；而两鬓丝添，亦复人随秋老，如何！如何！承示《祭先儒王阳明公》文，极豪迈跌宕之致；当道以体裁未合，故易之，附录呈览。《秋碧堂帖》，惠赐良厚，谢谢！

一九九、问狄小同生子否

夏初尺素往返，继以公私鱼鹿，賸候多疏；翘首梁园，时深依结！前得衣云信，道自足下抵豫后，亲族望风而至，几于溢平原之座，而盈姜氏之床。固知推轂解囊，素非所靳，亦未免应接不暇矣。

弟依人之况，无足告语。大抵主情似水，客兴如秋，交以淡成，各行其素而已。入冬后，贱体时复多病；而求珠有愿，种玉无田，嗣息之谋，尚在虚左。念自饥驱浪走，忽忽已将卅载，比来百事乖违，悉等云翻水逝，无可再挽，祇增感叹耳。

闻阖内侧席求贤，定已抱衾有美，未识梦兰有兆否？念念。

二〇〇、复江西陈百泉

久不见碧梧翠竹之姿，中心殷殷，思如山积。四月望后得手书，备承远注，兼悉动定。时以查办秋谏，继复清理积牍，裁答迟迟，歉难名状。即辰凉风初动，遥惟八兄道履冲和，祉随秋爽，揽滕王之胜概，供杜牧之闲吟。岂惟幕府勳猷，指挥如意；抑亦雅人深致，逸兴遄飞矣。

弟为方来青制府接延，仍司前席，况味亦复如初，无足告慰。而行年五十，嗣续尚虚，昨春虽置一姬，无非了此人事；其或田能种玉，或竟蚌不生珠，一任悠悠之数而已。

直省乌纱一局，今昔殊观；入幕诸公，亦多迁变。小同此来，极旧雨重联之乐，孰意夏中猝得类中，调理百余日，始可扶杖而行。其事以笠山别驾，李代郭将。子正则翩翩书记，同此依栖。梅溪别驾，因天津添设海防同知，裁缺候补，未免老骥伏枥之感！此外落溷飘茵，升沈不一。大抵出苦海而登彼岸者，则绝无仅有也。阁下在仕途，若行云之出岫；其伏处，如止水之无波。视此行藏，具徵识力。而烟波画舫，往来于吴楚之间，因以出其绪余，佐中丞帷幄之谟，资哲嗣龚黄之治，于计实为两得。窃料燕中游辙，未必重临；如果揽辔而来，则烧高烛以照红妆，手谈重有日矣。以此速驾，或亦欣然。

二〇一、复景庶庵

粉荔初陈，忽来芳讯；红榴乍启，遂带还函。感雅注之拳拳，益予怀之耿耿。兹者榆将舒荚，花已逢朝，朗月怀人，笛里写梅花之怨；春风求友，枝头听好鸟之音。缅藹吉于心交，温生郟帐；倾声华于耳食，誉溢王池。洵宜珀合而针投，允称红依而绿泛。十年歌唱，杜牧之名重扬州，千里逢迎，陆士龙才高洛

下。岂独圭璋植品，人式仪型；抑且桑梓关情，谊隆推解。输将客俸，既十倍以从优，润及寓公，真百朋之莫喻。凡在我友，靡不同钦。

弟守拙碌碌，缔交落落。溯识荆之伊始，红盒寻欢；泊贱旦之适逢，青樽醉德。从此燕南赵北，分扬客路之镳；即今草长莺啼，莫筮朋簪之盍。每怀旧雨，辄蝶梦之劳人；倘赋停云，幸鱼书之惠我。

二〇二、谢宋柱川惠酥糖

前书发后，即闻六兄有与五马俱西之约，果尔，亦必取道保阳，可以一申折柳。得手示，乃知间行过省，已吹簏于伯氏之庭矣。官阁连床，温生姜被，益徵友于之爱；而东南济美，鱼水欢长，此尤平日之意气感人，久而弥固，不独太守情殷维繫也。惟是一片停云，忽分两地，莫赠河边之策，翻贻塞上之酥。施之者因物以寄情，受之者能无因情而抱歉耶？

弟琴剑飘零，忽忽三十余载，商瞿就老，伯道犹孤，每一思维，怒焉如捣，以故前书奉托及之。偏值马首欲东，仓猝自难立办。要知小星三五，亦有前缘，原不能遇之旦暮也。别谕敬铭心版，恐非绵力所及，奈何！

二〇三、慰某世兄丧父

先于赵纪来省，猝得令尊大人骑鲸之信，不胜惊愕！顷接讣报，并奉手书，因玉树而忆金兰，益抱巨卿之恸！人胜泡幻，谁不其然！顾以令尊朗度冲衿，精神强固，满拟扁舟南去，领湖山之逸趣，寻松菊之闲盟，此疾一捐，大年可卜；讵料关头分手，即为永诀期耶！素知世大兄谊笃天亲，孝行夙著，当此乍膺大故，抚手泽而伤怀，睹遗容而雪涕，至性所发，必有万难自己者。窃谓令尊高才硕德，名重青油，当代公卿，咸相推服；他日之沐余荫以大显扬，正未有艾，与其过深哀毁，曷若安妥幽明之为得乎！涓等夙叨至爱，不敢慰以浮词，惟望体先人未了之心，尽人子继善之道。纵使杜回结草，事近荒唐；要知考叔遗羹，古称纯孝，世兄必有以处之矣。兹乘使便，薄具楮仪，伏乞代奠灵几，以当束刍之献。

二〇四、贺祝方伯升云南藩台并谢惠袍套被褥

别后两奉手书，蒙阁下殷殷念旧，在远不遗，感泐何可言喻！以道途迢遞，邮羽难凭，既不能罄所欲言，徒以数语寒暄，上溷清听，又非阁下所望于致书之意；缺然久不报，职是之故，不尽稽生懒慢也。

春间阅邸抄，恭悉恩承枫陛，秩晋薇垣，阅时曾未两年，而隆隆直上，翼乎如鸿毛之遇顺风；愉快私忱，有难举似。满拟榴花照眼时，驸从过保，于以仰卿月之莹辉，话停云之积愆；嗣知留办秋谳，于公治狱，民以无冤。而握手迟迟，下怀弥殷翘盼！泊六月廿六日，梁纪赍到郇笺，获悉台旌由武昌奉命赴滇，行次起居安适。特以半年未见之殷，翻增万里怀人之感；缅彼云树，能不依

依！寄惠大呢袍套，撞锦被褥，既拜嘉于安燠，复被德于室家，登受之众，且感且谢！

滇南为古六诏之地，僰民接壤，抚戢为难。阁下嘘之以仁风，沛之以膏雨，想见下车敷理，徼外恬熙，以治绩之懋昭，知帝心之简在，碧幢翠节，特指顾问耳。

湄风尘浪走。卅载于兹，今行年五十矣！先人未奠松楸，后嗣尚虚襁褓，茫茫前路，俯仰多亏。年来连置二姬，诂北人情性，迥非软玉温香，因已遣去其一；而留者亦非淑质，难为种玉之田。晚稼秋登，尚须别营沃壤也。

接三令弟，簪笔清华，誉流芳洁。宜亭令弟，署乐亭数月，政声四播，足以继轨元方。大令嗣学力深醇，下科定看拾芥。十一令弟之变，殊出意外；去夏眷属过保阳时，值重门下钥，次早遣伴追送至泾阳驿，不遇而返，至今耿耿！闻已继二令郎为嗣，则教养有人，亦省阁下两地之念。

湄自前岁为方来青制府接延，极相投分，然新交之缱绻，何如旧雨之绸缪？屡蒙阁下盼睐有加，不以愚鄙见弃，追维息壤，湄亦何敢忘怀？惟望阁下开府东南，而湄得以重游政阁，仰赞鸿猷，此则弩马有心，所欲酬知于伯乐者也。

二〇五、谢云南祝方伯惠灰鼠褂、普洱茶

滇南去燕八千余里，德辉愈远，音问愈难。每于邸报中见所据以陈奏者，事事有条有理，无不报可；良由阁下明以烛物，勤以应务，故能措施咸宜，上孚一德也。

三月之望，广刺史过保，拜奉手书，伏稔起居？福；并蒙惠赐灰鼠褂一件、普洱茶八桶。服之无斲，味之弥长。眷爱之情，有加靡已；惟是桃已再实，而琼未一投，受之更增歉臆耳。

宜亭补雄县，已拜疏三月，部覆在旦晚间。彼不出以偏师，而堂堂布阵，未始非计；惜以清寒而处冲瘠，不无捉衿露肘之虞。

令嗣春闱未第，殊为扼腕！然六月之息，即看九万之抟，鲲化鹏骞，要可操券俟之也。

沂斋自开州解馆后，侨寓天雄，潘岳闲居，已将半载；其妾弄瓦而不弄璋，或亦先花后实之兆。银函存俟觅便确交。

徐杏墅一得咨文，即可归里，官虽改教，似此洁身以去，亦绝无而仅有者矣。别谕已转告之。

至湄砚席如常，而老境渐逼，眼昏手强，息影无期；年来觅遍芳丛，仍乏一枝入手，是区区者而不予畀，又安望成阴子满时耶？敝庐已为业主转售，如别无营置，秋凉遣眷先回矣。

二〇六、复候补京堂祝

关头话别，忽忽经年，衫影鞭丝，依然在念。前奉手翰，恭悉圣慈曲体，眷注弥隆，不禁于扼腕之余，转深愉快！阁下历官廿余载，素不以宦境之炎凉，分宦情之欣戚，而簿书纷扰，实不如清秋安闲，冷眼观人，悠然自得；想一切等诸水流云行矣。

闻瀛眷入都，诸凡安妥，定卜起居嘉鬯，与时皆春，足慰下怀系念。

薇垣一席，接武者既形其不足，更代者又过恃为有余，壁垒虽新，而躁释矜平，未免李邕于郭。听舆人之论，盖不歌来暮，而转切去思矣。

家兄老与病兼，岂宜久客？因已资给秦关，于花朝后八日，买舟南下。惟湄后顾茫茫，尚尔飘泊，不知作何究竟耳。

二〇七、谢永平太守秦招入幕

滥吹戟署，忽忽十余年，平时仰企龙门，以迹嫌外交，未敢一亲矩范。乃蒙郡伯大人，不以迂拘见屏，猥贲琅函，捧诵之余，益自咎其懒慢矣。

伏维阁下以经术饬吏治，仁风惠露，润遍北平；德化所孚，久已民消雀角。而恢恢游刃，立解全牛，此尤夙具之精能，无事仰赞于万一；何意俯垂青睐，徵及菲材。长声价于卞门，惭非结绿；溯风流于俭府，愿切依红。惟湄年逾五旬，尚虚子嗣；瞬届姬人坐蓐，寒家应照乏人，卢塞遥遥，乍难远出，如可宽期适馆，当烦妥友代庖，计河鼓宵明，即是承颜奉教时矣。至于千金重币，愧无以当。忆祝与亭方伯任永时，湄曾谬承招致，事同而修亦千焉，膳费月送廿金，不在其内。黄金市骏，定知企美前徽，顾以驽劣当之，为负负耳。

二〇八、向深州刺史张索诗

听残腊鼓，忽展瑶笺，公瑾醇醪，披函欲醉。惟佳章之见许，竟尺幅之未投；岂以尘俗鄙人，不解碧纱笼护耶？省城一雪，了却春镫。绿瓮方酣，红籀乍启，磨牛陈迹，又将役此劳筋矣。

二〇九、谢深州刺史张赠诗

朵云先贲，尺璧随颁。洵一诺之不渝，知八叉之夙擅。诗真无敌，综庾新鲍逸之长；字亦名家，极燕瘦环肥加之致。抛珠作唾，拭墨生香；胜拜赐予百朋，实铭情于五内。

二一〇、谢张南奏惠帽檐

客春获亲芝字，快挹兰芬。正遂景企之私，旋切离群之感。一声骊唱，彼此销魂，至今犹依依在抱也。嗣于十月间，猥承手翰遥颁，并以帽檐寄赠。披简则深情若诉，拜赐则搔首知温。即欲泐谢数行，因尊札有“坚辞归省”之语，恐文旌已去陇西，未敢浪投尺素。今秋七月，由象可廖君寄到嗣音，始知三兄宾榻蝉联，莲祺鬯适。窃以那制府为今时柱石，阁下实当代名流，盛府元僚，难以为继，宜乎两贤相遇，咏白驹而维繫也。惟闻嫂夫人熊梦仍虚，尊宠亦兰徵

未兆，是谁之过欤？而为是寂寂耶？吾侪身处其境，当知兵法所云：“虚者实之，实者虚之。”乃能调停于闺阃之间，而泯其猜嫌之迹；若不小施权术，则慑以河东，隔花人远矣。

弟于壬午之春，由节署出就首府发审，事虽繁重，而进出自如，譬之海鸟林猿，适足安其逸性。尤喜浴兰时序，姬人得举一子。明知乳燕雏鸦，长成何日；而牵裾学步，对客呼名，颇解膝前寂寞。阁下努力为之，正不难一索而得也。

杨大兄、金四兄去直时，不以行期实告，走送都已后时。沈七兄由北平过保，更以潜度函关，望尘莫及。晤时并道惓惓。

二一一、与致仕太仆祝

自违矩范，裘葛屡更。前者令嗣大世兄在都，尚得鱼雁往还，略知梗概。自癸未入夏以后，音耗顿绝，慨想弥殷！伏维阁下道履冲和，潭府安吉，无听漏鸣珂之扰，有抚松品菊之闲，视彼逐逐市朝、进退维谷者，相去奚啻霄壤！惟大世兄隼才硕学，满拟衣钵相传，不图天不永年，可胜惋惜！犹幸二世兄英华秀发，瞬见飞腾。想问礼问诗，亲承庭训，自有日新月异之效；且闻小星耀彩，再获祥麟，则二陆双丁，亦足慰老年之怀抱矣。

燕中民疲官苦，更甚于前，良由积重使然，无可补救。库款屡次勾稽，已特大致报部核结，内有奉驳细款，登复即可完案；第经一次清查，愈形一次刻露，水穷山尽，上下皆难为继耳。

涓屡欲南妇，辄被留阻，非不知砚田可润，其于老景日增，眼昏手颤；近年又得便红之症，愈觉精力难支。

本拟勉待春回，即便就道；奈小妾复经得孕，恐脂车遄返，当在吴江枫落时矣。小儿结实灵动，名之曰狗，取其易长，韩卢宋鹊，非所敢期；不过如景升儿娱兹晚岁，亦饶有融融泄泄之乐。曩承关爱，拜赐多金，路阻风稀，久未申谢，度挚好不以懒慢责之也。

二一二、托沈孟养为壻谋事

燕南分手，弹指卅年；路阻鸿稀，未由通候，想屋梁月落时，彼此同劳梦馥也。

二月间，接小壻沈桂森信，藉悉二兄安砚皖江，履祺佳胜；并承重推兰谊，许挹莲芬。欣慰之余，尤深铭佩！

向闻幕游之况，北逊于南，度频年馆穀所余，于以拓田园而完婚嫁，出则交孚水乳，归则庭有芝兰，屈指朋侪，当以足下为独出矣。

弟馆盐山六载，于邓明府故后，接就沧州，旋赴永郡，并诣通永；至辛未秋间，谬为节府所招，蝉联数任。始于壬午之春，出就首府发审。依人蓬转，虽幸

片席未寒，惟中间接眷北来，因内人所生子女，都付噩梦，不得已纳姬育子，今甫四龄。而比年手强眼花，日形衰惫，白头黄目，久客非宜，勉待秋凉，或俟春暖，准当料理归去。明知难以坐食，冀在本省觅得一枝，差胜天涯浪走耳。

小婿前在直省，历就府司幕席，今初入仕途，诸未谙练。且资斧缺少，需次维艰，倘有可以汲引之处，务恳垂青关照；但得旅食无虞，即可安心自效，感叨云谊，实无涯量。

二一三、谢山西方伯王招入幕

睽违矩范，几度蟾圆。依慕私忱，时劳梦毂！顷奉台翰，敬稔大人绩履崇膺，勋祺懋介，溥郇膏于三晋，渥帝眷于九重。骧首薇垣，良符慰颂。

湄识慙固陋，学愧迂疏，辱荷中丞知遇之深，并蒙大人吹嘘之力，加以居停怂劝，极思一遂登龙。惟湄卅载浪游，刻以先人窀穸未营，思归綦切；且晚年得子，尚在孩提，舍之远行，未免呱呱在念；挈之同往，又觉处处担心。是以曩岁张兰渚中丞，致信蒋相国，再四相招，未克应命；去冬那绎堂大府，情殷求旧，亦恐因此羁绊，婉为之辞。恨相逢之已晚，非托故以辞徵。顾以驽劣而见赏孙阳，惟有昂首长鸣，自呼负负耳！

二一四、复任问松到山东就馆

樽酒未寒，骊驹载道，念我良友，每饭不忘。昨承手翰先施，知十丈红渠，已与一泓潞水，交相辉映。而索居之感，亦复同之。追念畴曩，益增惘惘！弟以三生缘巧，适谐两姓之欢；惟不唱《附舟》，而日演《水斗》，觉从容顾曲，周郎的是可人矣。

二一五、致在直同乡官募捐资贴团拜经费

会馆之有团拜，仿古乡饮以联梓谊也。岁举董事六人，各捐制钱十千经理之。其或倦游归里，或远就出疆，则董事少而捐又多焉。行之既久，难以为继。今正吾乡之仕于斯者家于斯，客于斯者咸集馆舍，湄与家芦塘谢信斋议：醵资生息，以垂久远，同人皆以为可。顾事必要于图成，力难期于齐一，既多多而益善，即少少其奚嫌。惟望量为慨捐，速行寄省，俾得早权子母，以备岁需。从此取之不竭，永修春社之欢；如其用之有余，益见宾筵之盛矣。

二一六、复方秋槎

铃阁分携，燕鸿七度，每怀丰采，昕夕系之。前岁奉到惠函，即走晤蔡令亲，略知胜概。以因人碌碌，裁答久稽，想不咎其疏节也。顷复远劳芳讯，益稔动定罄宜，载膺多福。以金张之门第，擅王谢之才华，下帷则拾紫可操，筮仕则纡青尤易；何去何从，知必卓有定见矣。

弟通方乏术，守拙自安，蒙以卢厚山中丞幕次需才，谬为鄙人荐达，挚情念旧

，感何可言！弟亦极愿依红，兼图良觐，奈因晚年得子，尚在孩提，远道依人，遽难割爱。且客燕已久，亦觉乡井是故，不便挈眷而行。曩者张兰渚、福久亭两中丞，先后相招，弟即未敢应命。九方幸遇，而伏枥自甘，此意唯阁下为能鉴谅耳。

二一七、贺河南粮道李生子

相思结远道，相见忽忘言；而阁下每过金台，情文备至，觉余欢之恋恋，更惜别之匆匆。正以尊事萦怀，拟泐数行奉候，适居停白太守出示手翰，敬悉育麟大喜！此阁下所殷盼，亦知好所共期，遥瞩长庚，同深忭舞！惟汤饼筵开，不使殷羨老躬与其盛，良以瓜棉椒实，衍庆方长，补之欲俟异日耳。长日课闲，因时遣兴，零红剩绿，点也何如？

二一八、慰河南粮道李丧母

去年秋冬之间，承惠包瓜，载颁大作；旋更岁籥，复锡兼金。叨隆贶之有加，实铭情于无已！

新正恭值老大人宏开寿宇，方以一函将贺，即闻鹤讣惊传，得耗之余，逾常错愕！犹忆前岁，迎来鸠杖，无异神仙；喜接莲趺，都称生佛；何图日月未几，倏以香山之九，上归瀛岛之三。伏稔大人孝本性成，慕同孺切，乍惊心于风木，自痛恋夫春晖。顾老大人诰晋五花，寿跻八秩；而大人石渠望重，绣斧勋高，木庭训以大显扬，亦已备极恩荣，无少缺憾。尚祈俯循中制，勉切哀思，以慰在天之望。

湄因封圻远隔，未获躬诣灵帟，一申叩奠，湘波渺渺，愧悼俱深！肃泐布唁，并候素履，统惟垂鉴，不尽所怀。

二一九、贺方秋槎明府将得缺并复荐仆

停云在望，落月增怀。巧夕前潘纪赉到琅函，藉悉二兄鼎祉弥隆，荣选在途，绍名门之簪绂，奋皇路以腾骧。即看一县花明，春风先到；更卜九霄日近，浓露重霑。欣贺之私，有难笔述！

弟毡还依旧，席尚可温，惟是老大依人，息肩无日。而故乡风景，亦复今昔殊观，一片心旌，去留莫定，令人目送归鸿，羨彼自在矣。

笠山病痊引见，奉旨以同知选用，一阶顿阻，五马不前。现尚裁减旧人，势难荐用新进，潘纪另容留意。

二二〇、复贺饶阳县查午节

久违芝范，时切葵惊。际彩缕之初悬，适瑶笺之远贲；藉稔阁下政熙槐午，瑞集蒲辰，于携琴载鹤之余，饶沈李浮瓜之兴。緬兹雅抱，曷胜颂私！

舍侄恬园，谬邀青及，欣遂红依，乃曳残韵于别枝，遽委香泥于旧巷，蝉联难卜，燕睇弥殷。

弟碌碌因人，劳劳故我，猥承记注，重丹谨志先施，敬壁撝谦，尺素还嫌后至。

二二一、谢满城县陈惠鸭鸡酒笋

岁内承惠多仪，正初复劳枉顾。曷知水暖，刚逢江上之春，雉列山肴，不作镜中之舞。更喜青州从事，挟以俱来。并参玉版禅师，味之免俗。拜嘉志感，属履铭心。祇以日在冗场，未获抠衣趋谢，叨在挚爱，定不以疏略责之也。

二二二、与章雨岩

觴箫风暖，忽到清明，伏稔履候胜常，足慰鄙人遐企。省僚更代，新政必多，因人成事者，又未识画眉深浅矣。

吕大尹相得有素，安陵五十里，而遽作荆州之请，则弟之未能免俗也。幸为婉致，使璧归而不失秦欢，感何如之！

二二三、与税关司马邵

春云如粉，春雨如丝，久客乍归，兴当不浅！未识大弦嘈嘈，小弦切切，能和其声而不狂否？

苏冶堂归自完县，嘱将券据检寄，子母并偿；过此则花事阑珊，又将他适矣。

二二四、谢满城县陈惠食物

槐绿成阴，清浮芝筒；榴红似火，艳映筠笼。豆岂能容？风味无殊麟脯；貂何须换？色香倍胜鹅黄。载烹天上之月团，非梅渴止；巧制人间之灵药，与艾功侔。累饮德于赠遗，益怀惭于报称。数行申谢，再拜铭心。

二二五、辞谢冯璞山诸友拟刻信稿

远辱手翰，以仆平素笔札，有当英盼，猥欲付之梨枣，既惭且感！顾仆幼而失学，壮而饥驱，佣食多年，文理荒秽；若以之问世，是写无盐之照，而图螭魅之形，岂不供人喷饭？此举万万不可，幸为藏拙，则诸君之爱我多矣。

二二六、辞冯二槐回里

庚寅春杪，乘濮文霞司马调赴粮台，曾泐一函，托其由迪化州转寄。嗣于十一月间，复奉手翰，知为璧都护奏调，前往叶尔姜；未蒙提及前函，不知浮沈如何？今夏阅邸抄，又知随赴喀城，伏想起居健适。儒生读万卷书，立功万里外，此不遇而遇之时也。即日仰沐恩纶，赐环复职，当不负故人殷盼矣！

弟久离乡井，日切思归，年复一年，因循不果。兹以桑榆向晚，精力渐衰，幼子病妻，滞留非计。且遇风吹别调，亦不肯以霓裳旧谱，翻作移宫换羽之音；因于六月间，固辞府席，准拟七月廿六日，买好挈眷南下。自念生平一无所长，惟视公如家事，待友以实心，官幕两途，犹有余恋。客游四十四载，临去不落声名，到家可支饘粥，自慰以此，告慰亦以此。惟与阁下缔交最久，相得最深，往岁折柳赠行，已难为别，此日挂帆独去，愈觉伤离。“人生不相见

，动如参与商。”殆为我两人咏之矣！附呈俚句，聊志别怀；数行藉问近安，客次诸维珍重不既。

二二七、谢丰润县欧阳送程仪

顷得报章，并颁雅什，情真语挚，意绪缠绵，奚啻阳关三叠！而数十年名士宰官，犹屈郎署，更不禁为阁下增慨也。并荷绮情缱绻，远赐赆仪，于郊寒岛瘦之时，分饲鹤悬鱼之俸，在与者不以为惠，而取者得毋伤廉耶？

弟去此而归，半因家事萦怀，半为事情异昔，得抛鸡肋，转觉心安，诚不欲以铮铮者作绕指柔也。从兹息影蓬庐，不与世事，灯红课子，瓮绿留宾，于此亦稍得佳趣。所难忘者，平日流连文讌，徵逐歌场，为不可复耳。专泐复谢，并候升安，临楮依切。

二二八、辞易州刺史陆回里

翩翩者书耶？披简叨八行之赠；青青者柳耶？题衿感三叠之遗。承挚爱之殷拳，矢中藏而蕴结；祇以鸟飞已倦，未免思归，兼之花样异时，尤宜藏拙。数声风笛，行矣言旋；半舫秋江，载将离恨。倘异日堂开绿野，拟相寻陆氏之庄；知君家门对青山，更不惮许行之踵。专泐布复，并候升祺。

二二九、示恬园侄

幕之有宾，即古长史参军，如昌黎所云温生石生，为乌大夫罗致者流；虽系辟佐藩镇，间亦通籍于朝。近则以值相招，以力自食，等诸孟尝门客矣。然道以人重，事在人为；果使砥行植品，积学多才，彼印累而绶若者，未尝不礼貌加之，腹心倚之。若不检于行，不忠其事，骨肉尚难取信，衾影亦觉怀惭，无怪朝下榻而暮割席也。予游食四十余年，兢兢以此自勗；今将归去，因汝尚知自好，故走笔及之，尤望汝终身行之！